

051_成一法師：

在我哈爾濱那邊有個叫成一法師，這個法師啊，有一次他有病了，有病，自己呀，覺得自己就死了。一死了，就繞著這個路走一走，就離這個寺院不遠的一個地方啊，就去托生去了。托生做什麼呢？托生做豬去了，他自己。托生做豬，他一看自己是個豬身，於是乎他也不吃奶，餓死了；餓死，他這個靈魂呢，又回來，到這個成一法師身上。

說，哦，我頭先托生生做豬去了。旁邊的人就說，你投了做什麼豬？到什麼地方托生做豬去了？他說：現在我這個病啊，覺得好了，我帶著你去到某某地方去看看。他那生了七個豬仔子，我是其中之一；那麼我因為不願意，不吃奶呀，餓死了！那麼有其他的法師就陪他一起去，到那一看，果然有一個家庭啊，生了七個豬，豬仔子，小豬，那麼其中就有一個死了。這是啊，這個事成一法師他自己親身呢，的經歷，這個法師我也見過。

所以呀，人，生的時候，做人，不容易來做人的；就我們這個人身呢，很難得的。「**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**」，這個佛法，也不容易聞的。

052_豆輸朋：

以前呢，有一個人呢，誦持〈大悲咒〉，就是念〈大悲咒〉。念呢，大約

有十二年了。那麼在這個十二年之中啊，他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，〈大悲咒〉，也沒有給他送飯吃來；〈大悲咒〉，也沒有給他做一件衣服穿；可是啊，他還是相信〈大悲咒〉，照常啊，念〈大悲咒〉；一天呢，念一百零八遍，是最少的；那麼多呢，他就念很多了。

有一次啊，他就出去旅行；旅行啊，在中國呀，這個有一些個地方，就有黑店！（黑店，黑，就是黑色，那個黑）。怎麼叫黑店呢？這種店呢，也就好像啊，一種土匪似的。土匪是到外邊去殺人呢，搶劫呀！他在這個家裏等著，等著你來到他這個店裏；住下了！他看見你是身上有錢了，或者帶著金銀財寶啊，你是一個有錢的客商；他就把你呀，招呼到一個好好的小房間裡去。

可是這個房間呢，他啊，有出入的門，他自己呀，可以隨便進來，隨便出去，這個門。那麼他預備啊，你住到這個店裏，你到晚間睡，他給你呀，由其給你一點麻醉的藥品，吃了，你晚上睡覺，就睡的不醒；或者他晚間呢，把你殺了；殺了，所有的錢財呀，他得到了，有這種店。

那麼這個人在這住啊，但是這個人不喝酒；因為他信佛呀，不喝酒！所以他給在酒裏啊，放的這個迷魂藥啊，他就沒有喝；沒有喝這個酒啊，晚上，

他也就很清醒的，沒有啊，睡的像死豬那麼睡，睡的什麼也都不知道了。

那麼他睡到半夜的時候啊，就聽見呢，有人進到他房間了；有人進到他房間裡來呀，這個人呢，他一看，這個人拿著一把刀；這把刀光明耀眼；他正嚇的也不敢動，哦，這樣，人拿著刀，一定要來殺我！

正在這個時候呢，外邊就有人叫門！有人叫門了，這個要殺人的這個人一聽，有人叫門，他就不敢殺人了，就把刀放到一邊呢，就去問，說，你是誰啊？誰叫門呢？Who are you？Who?這個，外邊這個人說，我呀，我姓豆，叫豆翰朋；在你這店裏呀，我有一個朋友，在這住著；他啊，叫什麼什麼名字；明天早晨呢，你告訴他，到我那地方去吃早飯。

這個開店這個人一看，這個人穿的衣服，是一個警察的樣子；是一個警察的樣子，說你這警察知道這個，他想殺這個人的名字，就是這個警察的朋友；這個警察來請他明天去吃飯，所以他晚間也不敢殺這個住店的人呢！

那麼第二天一早起，他告訴這個住店的人，說，你有一個朋友，叫豆翰朋，他昨天晚間呢，來對我講啊，請你今天到他家裏去吃早飯，他特別的，昨天晚間呢，很晚來的，因為你睡著了，他也不叫你了。這個人一聽說「豆翰朋」，啊，這個〈大悲咒〉裏有一個「豆翰朋」，他就明白了，說，喔，

是的，我有這麼一個朋友，我們兩個約定，我等一等我到他家裏去吃飯。

所以呀，他住這一個賊店呢，也沒有被賊把他殺了，就因為他念〈大悲咒〉。

所以你不要以為念呀，這個念〈大悲咒〉沒有什麼用！你到等到生命有危險的時候，那個〈大悲咒〉啊，就有了妙用了，就會現出來了。但是你現在生命沒有危險，那麼也不需要〈大悲咒〉來保護你，所以呢，你只管念，不要管它對你吃飯，穿衣服，有沒有什麼幫助！

[53_袁了凡四訓：\(人看相，不如看心\) 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2_18\)](#)

好像那個袁了凡，和這個雲谷禪師對坐，坐了三天，他一個妄想也沒有打，沒有打妄想；雲谷禪師就以為這個袁了凡呢，是開了悟了，是啊，有功夫的人，就對他很歡喜。完了，一問他，這個袁了凡，說你為什麼在三天之中能不動一個念頭呢？袁了凡說，啊，我因為知道啊，這一切一切都是啊，自然的了，我應該得的就一定會得；我得不到的，我想啊，也得不到。

雲谷禪師說，啊，我以為你是個聖賢的人物啊，是個大聖大賢呢！原來你是個凡夫俗子啊！袁了凡雖然他知道一切都是自然，但是也歡喜戴高帽子；這回這個雲谷禪師把高帽子給他摘下去了，他也有點不高興，沒有像吃糖那麼甜，好像啊，吃辣椒那麼辣。啊，他就問雲谷禪師，說你怎麼說

我是個凡夫俗子呢？

這個雲谷禪師說，啊，你幾十年呢，被這個命數，命運呢，把你網的結結實實，把你都網住了，你跑不出去這個數！啊，袁了凡說，「然則數可逃乎？」說這個命運可以不是一定的嗎？

雲谷禪師說，說你呀，是個讀書的人，你一定是讀過《易經》囉！《易經》上說，說，「趨吉避凶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，路不可逃」，假設這個命運呢，逃不出去的話，吉何可趨，凶何可避呢？那個吉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到那個地方去，就到那個吉的地方去；那個凶的地方，你就可以逃跑了，可以避開它。你若那個數目，這個命運如果逃不出去，怎麼可以趨吉避凶呢？

袁了凡一聽啊，這時候才真正有點開悟了，喔，原來是這樣子。所以以後他就做善事了，啊，他一天呢，盡做好事；他的太太不認字，也幫著他做好事。怎麼樣做呢？他太太用一個那個鵝的那個毛的那管子，做善事啊，她就用那個紅色的印色，印到那個書上啊，印一個紅圈；那麼做一件事，她印一個，那麼幫著他來做。以後呢，他以前給他批命那個人，批的他這個命運應該怎麼樣，就都不靈驗！

那麼為什麼他能這樣子呢？因為今天的時間呢，恐怕不夠，這個公案呢，講也講不完了，所以又想要講，又不想要講；啊，因為袁了凡呢，他以前是一個讀書的人。為什麼他讀的書呢？本來他不是讀書人，他是一個學醫生的。為什麼學醫生呢？他的爸爸叫他學醫生，說是啊，這個醫生，既可濟世活人，又可以養生。

怎麼濟世活人呢？就救濟這個世界，令這個死人活了，啊，死人活了。好像以前，中國人呢，宣傳說蘇聯呢，這個會造這個人造細胞，這個裏邊細胞啊，人可以造，可以再造這個人的生命；人若死了，可以再把他又治活了，有這種的醫學的發明；細胞，身上的細胞，可以造，細胞死了可以再把它造活了它。又可以呀，這個死人可以把他再活過來。

那麼這個袁了凡呢，他的爸爸教他學醫生，說啊，既然可以叫死人活了，又可以賺錢維持自己的生活；所以這叫啊，既可以養身，又可以呀，濟世活人，所以這個袁了凡呢，就學醫生。

以後有一個算卦的見到他了，這個算卦的姓什麼呢？姓孔，修髯，修髯就是長鬍子，鬍子大約可以有這麼長；鶴髮童顏，這個頭髮都白了，但是啊，

面，好像小孩子的那個面孔似的。見到這個袁了凡了，說，噢，子為仕路中人呢！說你可以做官的，何不讀書呢？你怎麼不讀書呢？

啊，那時候啊，他不叫袁了凡，叫袁學海；就說，說我爸爸叫我學醫生！他說，你可以呀，讀書；讀書啊，你就可以中第十四名啊，秀才，在哪一年！多少名他都給算出來了。你呀，然後又在什麼時候又可以中舉人，又可以呀，去作縣官，去作縣長啊，就是省長縣長啊；作縣長，你呀，得到多少錢的薪俸；然後你五十四歲八月十四日半夜子時，壽終正寢，膝無子，你沒有兒子。

那麼他聽這個相面的給他這麼相，以後他就一體驗，果然就應驗了，啊，也中秀才，也作知縣，以後他就做官了，所以什麼事情他也一天到晚就是也不打妄想了。為什麼呢？他說這都是一定的；我的，一定是我的；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；啊，你的不會是我的，我的也不會是你的；這麼樣子，所以他就不打妄想。那麼結果遇到雲谷禪師，他才知道啊，這是個死的；生命啊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所以他又改變宗旨。

在昨天講這個袁了凡，這個袁了凡呢，他經過雲谷禪師來指示他，他以後啊，就發心呢，做善事。他這一做善事怎麼樣啊？以前給他相面這個人呢，

給他批八字這個人，所批的完全都不應驗了，不靈了。那麼他知道啊，這個人的生命，是活動，不是一定。這個壽命，既然是活動，所以你若做好事，壽命就會長一點；做不好的事，壽命就會短一點。

他本來是應該五十四歲，八月十四日那一天，晚間子時，那麼死的；他一做善事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應驗了。那麼他就啊，發心求兒子；他命中啊，本來沒有兒子，他預備做三千善事。怎麼樣做呢？他那時候是作縣官，他就啊，減輕賦稅。這個賦稅，就是啊，老百姓，譬如一畝地，應該每一年給政府二兩銀子，那麼他減去了只收一兩，這無形中呢，對每一個人呢，都得到他的這種布施；所以以後他就啊，把這件事情到五台山呢，請這個和尚來給迴向，他做這個善事啊，用這個善事來迴向，迴向他求兒子。

那麼果然沒有好久，他就啊，他太太就有孕；有孕，以後啊，生兒子。他以後的活的壽命，八十多歲才啊，往生。由這一個人來看呢，這個人的生命，不是一定的；那麼生命不是一定的，我們就不要啊，被這個一定的數，來呀，綁住，所以應該活動起來。所謂：「相好心不好，窮苦直到老；相不好心好，富貴直到老；心相都不好，中途夭折了；心相若都好呢，富貴榮華直到老」。所以呢，「人看相，不如看心」，你心若好，那才是真好！

那麼所以這個人呢，不可以被這個命運，來呀，綁住！若想詳細知道這件事情，那麼有袁了凡四訓，那上說的很清楚那一本書；這是講這個人的生命啊，沒有一定的。

54_三字經：

在中國有一部三字經，這三字經啊，是很好的一本書。它一開始就說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；教之道，貴以專。這說啊，人一出生的時候，「性本善」，這個性啊，是善的，不是惡的。那麼本善呢，他等一長，懂的一點事情了，這叫一個習，「習相遠」，離這個「性相近」；人一出生是性本善的，和這個性善是相近；習相遠，那麼由這個種種的習氣，習學，習學就啊，遭到這個染污法，這個惡了，所以呀，與這個性善就相遠了。

「苟不教」，這苟不教啊，就是說，假設你若不教導他，不教訓他，「性乃遷」，這個善性啊，就搬家了。遷呢，就遷移了；遷移，就是搬家了。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搬到那個惡性上去。「教之道，貴以專呢」，你要是想教導他，令他還啊，恢復到這個性善上，那麼這要有一種啊，專一的工夫啊，來教導他，這貴以專，那麼所重要的，就是要專心來教化他。

55_佛教從什麼地方來的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2_21)

這個佛教啊，是什麼地方的佛教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**佛教，是無所從來，無所去，亦無所去。**說，這不對啊！佛教是從印度來的，釋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啊！幸虧你告訴我了，你若不告訴我，我都忘了。

這個佛教啊，也不是印度的，也不是中國的，也不是日本的，也不是暹羅，也不是緬甸，也不是錫蘭；這佛教啊，是世界的，是這個宇宙的，是這個所有人呢，的佛教，所有眾生的佛教。你若把它呀，認為是印度，或者中國，或者日本，或者是暹羅、緬甸、錫蘭、越南的佛教，那就錯了！因為這個佛教啊，是教化眾生的，眾生啊，是一個的，沒有國籍呀，的分別這個佛教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一切的國土啊，皆有佛教。

那麼這個佛教也不是美國的佛教，不過每一個國家，它自己呀，風俗習慣，把不同佛教啊，的樣子改變了一點；這個佛教的本質呢，本來的樣子啊，是什麼樣子呢？就是教人呢，明白真理，去私，立公，把這個私心要沒有了，把這公心要存在。不要有一個民族的國家的觀念，有一個種族的觀念，或者有一個國籍的觀念，沒有彼此之分，大家**天下一家，萬國一人。**

這個普通我們信佛的人呢，都應該呀，把自私自利呀，的心去了，這就是

佛教。你不去自私自利的心，你就是佛教，我也不承認你是個佛教。為什麼呢？你根本就不明白佛教，你若明白佛教，啊，就不應該呀，有自私自利的心。所以呀，你要認識佛教，就要啊，看看他有沒有自私的心，有沒有自利的心。

說是，啊，法師你講這個道理是不錯的，但是你怎麼還住持，啊，這個金山寺，旁人要來住持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要是願意來，我隨時就讓給你，只要你歡喜就可以了。我絕對不會啊，說，啊，不行，不行！這是我的！我沒有，我什麼都沒有的。所以那麼以後無論哪一個，若願意來到金山寺做住持的，我是啊，萬二，萬萬分的歡迎，絕對不是欺騙人的話。

究竟這個佛教，什麼叫佛教呢？你們大家學佛教學了這麼久，把這個問題來答覆我，什麼叫佛教呢？**佛教啊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眾生教！**沒有眾生也沒有佛教，佛教就是眾生教；你不要啊，離開眾生再找佛教。眾生教，也是「**心教**」，也就是人人都有個心，就有個教。

這個教啊，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你信這個教，也有這個教；你不信這個教，還有這個教，因為人人都有這個心，你不能說你沒有心了；你若沒有心，就沒有這個教；沒有教，就沒有眾生了；沒有眾生，

就沒有佛了，這是我給它起的名字啊，叫「眾生教」，又叫「心教」，又叫「佛教」，這個三個名字不同，是一個的。

我再給它起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名字，就叫什麼教呢？就叫「人教」，人教，人人的宗教。不是啊，你信不信，都有這個宗教；不是你不信就沒有這個教了，你信就有這個教，不是的。信不信，都是有這個教的，這叫「人教」。除非你不願意做人了，就不需要學這個教；你若願意做人，就應該學佛教。

學佛教，不單會做一個好人，又可以做一個善人；不單會做一個善人，又會做一個賢人；不單可以做一個賢人，又可以做一個聖人。這個聖人呢，是聖賢的聖，不是剩下的剩；不是在人裏邊呢，人家都不要了，說啊，我們都是人，你不是人了，你到一邊去剩下了，人裏邊剩下來的，不是的，這就是聖賢的聖。

那麼又可以說是你學這個教，就可以做菩薩，做阿羅漢，究竟就可以作佛了！這個作佛呢，就是我們人呢，返本還原，到我們本來的那個地位上，我們人人呢，都是佛來著，就因為啊，啊，把路走錯了；走錯了，啊，越走越遠，越遠呢，就越回不了家。回不了家，所以就在外面呢，飄飄蕩蕩，啊，就做一個窮子；你若回到家裏，你把你呀，就好像在衣裏呀，那個明

珠，自己得到了。

所以這個佛教，就是眾生教，就是心教，就是人教。啊，我給你們講這麼一些個名稱，你們一想，咦，是這個名字怎麼方才我想不起來呢？那麼現在我告訴你了，你就不要再忘了它！有人再問你，你就會想起來。我再告訴你們一句，不要等到我問你，你答覆這個名稱；我若再問你呀，又不是這個名稱了，又要改了；你再答覆這個名稱啊，那我還不承認！所以這法，無定法，也就是這個樣子。

那麼我們學佛教，學來學去，要學一個什麼呢？就是要學一個「覺」！反迷歸覺。方才有人說是佛教是Enlightment，Enlightment what？就是覺你所不覺的，你所不能覺的，你要覺悟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貪心不貪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瞋心不瞋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癡心不癡了。這個貪瞋癡，這個三毒就消滅了；戒定慧，這個三無漏學增長了。你消滅貪瞋癡這個三毒，業障就輕了；你增長這個戒定慧，這個三無漏學，你的智慧，菩提，一天比一天也就大起來了。

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不要著急，說，啊，我怎麼還沒開悟呢？你要開悟做什麼？開悟，還一樣要吃飯；開悟，還一樣要穿衣服；開悟，也是一樣要

睡覺的。不過吃飯，是「終日吃飯，未吃一粒米」，一粒米也沒吃；「終日穿衣，未穿一縷紗」，連一條線也沒穿；終日睡覺，他也沒閉過眼睛，你說這是什麼話？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話？不過我就這麼亂講，你聽的懂啊？就會開悟！你聽的不懂啊，我就把你的時間給你用了很多，用了很多你的寶貴時間。

056_慧遠大師：[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2_21\)](#)

隋遠法師是誰呀？沒有人知道，我就也不知道？隋，就是隋朝的時候；遠，是這個法師的名字；隋，是朝代；遠，就是啊，這個禪宗的初祖，東林這個蓮社的，慧遠大師！慧遠大師啊，學問非常的好，你們忘了我講那高僧傳，這慧遠大師人人都怕他，誰見到他就嚇得打顫顫，沒有不怕他的！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很厲害！他和人講道理呀，一講就把人講倒了，所以呀，搞的誰都怕他。

方才所說這個遠公大師！這遠公大師啊，他是提倡念佛的法門，在啊，隋朝那時候。啊，他到到廬山，那個地方沒有水，他用錫杖啊，向那個地下這麼一鑿，鑿錫，怎麼叫鑿呢？就是用這個錫杖啊，來往地下這麼一鑿；這個地下呀，啊，應手而有這個甘泉湧現，有這個泉水，泉水很甜的，湧現出來。

他的靈感的事蹟很多，在那個山上啊，當時也有老虎，那老虎也皈依他。

人人都怕他，怕他的什麼呢？怕他的道德。不是啊，方才我說他厲害，他並不厲害，他對人人呢，都很慈悲！但是人人呢，因為恭敬他，敬畏他，因為他道德啊，很高超。

這一位法師啊，他是這個淨土宗的初祖，就是頭一個祖師，淨土宗就是他傳出來的，提倡的，以念佛呀，為歸宿。他最後的時候，見到阿彌陀佛呀，西方三聖，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來請他三次，他才去。頭一次，他也不去；第二次，他也不去；第三次啊，見阿彌陀佛真真的來請他來，那麼他就告訴大家，啊，說我在什麼哪一天，什麼時間，我要啊，生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，所以他有這種靈感，以後啊，這一般人都念佛。

[057_佛陀三藏法師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2_26\)](#)

這佛陀三藏啊，他是印度人。印度人呢，出家修行，有五個人在一起呀，打同參，怎麼叫打同參呢？就互相啊，在一起修行，研究佛法。這修行啊，那四個人，都是晝夜精進，一點都不懶惰，時時刻刻，都自己管著自己呀，這個心，攝持正念，不打妄想，於是乎啊，就都開悟證果了！

就剩這個佛陀三藏，他也沒有開悟，也不證果！那麼為什麼他沒有開悟不證果呢？就因為平時他懶惰一點，不精進；啊，也不願意念經，也不願意拜佛；不是不願意，他願意，但是就有多少懶。所以因為這一懶呢，其他四個人都證果，他還沒有所證。這時候他就生了大慚愧心，啊，一樣修道的人，人家都證果得道，我現在還是這麼無智亦無得呢？生大慚愧！要怎麼樣呢？他要自己把自己呀，這個身體毀滅了它，**毀身求道**！

怎麼教毀身求道呢？譬如，啊，他跳到海裏去，啊，以這個死啊，他想開悟！你說這是不是愚癡？啊，你已經死了，還開的什麼悟呢？啊，那真是開了一個死悟！那麼他又耍啊，自己用火把自己燒了它，原想跳到水裏要淹死，這個身體在水裏漂來漂去的也沒有開悟，這是不太好！啊，用火把自己燒了這不錯；就是開悟、不開悟，也沒有了，這個身體也沒有了！

當時大約也沒有gasoline（汽油），所以呢，他就想用油啊，把自己燒了它！但是他也沒有錢買油，於是乎啊，就和一個同參借錢，想來買油，自己把自己身體焚了它，這麼活著燒了它！他這朋友，就問，你買油做什麼？他說，唉，我們五個同參呢，五個師兄弟，他們四個都開悟證果了，就剩我一個，唉！太！我這麼也不用功，以前那麼懶，現在我想自己把自己燒了它，唉，免得這麼累贅！

他這個朋友啊，這個同參就對他講，說你呀，不要這樣幹，這個修行啊，都要有一種因緣，前因後果的。你以前所修的這個因呢，現在若成熟了，你自然就會開悟；它沒有成熟呢，你就把自己身體毀了，也不會開悟的。按照我來講啊，你的因緣呢，在東震旦，在中國！中國呀，你有兩個徒弟，在那等著你呀，教化呢！你要去把這兩個徒弟收到了，教化修道了，你那時候就會證果了。

那麼他聽這個朋友這樣一說，也就相信了，於是乎就到到中國。中國那正是在後魏這個孝文帝的時候，他們在洛陽啊，就造了一個少林寺！啊，就收了兩個徒弟。一個徒弟呀，就是稠公法師，一個徒弟呢，就是光統律師，他們這兩個徒弟。他收到了，以後啊，他自己也證果了，這是啊，這個佛陀三藏的一個小小的因緣。

[058_光宅法師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2_28\)](#)

在這個梁朝啊，有一位法師叫光宅。啊，這光宅法師，大約啊，是他住的那個房裏著火了，啊，有火光，這也是個講法。那麼又可以說呀，他自性裏邊呢，有智慧光，這也是個講法。啊，你們歡喜用哪一個講法去講，就用哪一個，這是法師。這個法師啊，他是以法為師，又可以說是以法施人

的一個法師。

所以這位法師他叫「光宅」，所以呀，哎，大約就是看見法華經上這有火宅，喔，他說我叫光宅了，啊，有火就有光，那麼他就自己起了這麼一個名字。若讓我說呢，就莫如叫「宅光」，這個宅光，比光宅呀，那麼好一點；不過他已經這個名字都印到書上了，就不要改名字了，還是光宅。

方才我講這個光宅法師，我說啊，給他改個名字，把這個宅字用到上邊，光字用到下邊，這有一個意思，在禪宗裏頭，這叫「沒有立錐之地」。說，

「去年窮，還有立錐之地」，說啊，去年固然是窮啊，但是還有立錐子，這麼一個錐子，錐窟窿的這個錐子，還可以有這個立錐子這麼一個地方。

「今年窮，錐也無」，立錐之地，就可以說是有一個宅了，還有一個地方住；錐也無啊，就沒有地方住，這個宅光了，就可以說是啊，把這個住的地方被火燒了，這火宅呀，啊，宅也光了，燒光了，燒沒有了。

沒有，那怎麼樣呢？就要無所住了。無所住，就是沒有執著；沒有執著，就和虛空同體了。所以說「宅光」了，宅呀，燒光了，沒有了；這「光」字就當沒有了講，不是放光的光。這「光」啊，中國人說「吃光了」，啊，這是吃完了，叫吃光了；啊，什麼沒有了，就叫光了。那麼他這個宅子沒

有了，與虛空同體了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059_減衣增福，減食就增壽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2_28)

那麼眾生啊，他都啊，有一種貪心，貪什麼呢？貪好玩的東西。這小孩子，你給他一個玩具，喔，他就高興的不得了。可是啊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有小孩子的人呢，給他玩具不要買新的，給他一點舊的就可以了。為什麼呢？不單玩具不要給新的，甚至於啊，他穿的衣服，啊，用的那個搖籃，搖車，或者坐的東西啊，都給他舊的就可以了，不要給他新的。

因為小孩子一生出來，你不知道他有沒有修行在前生，有沒有善根，有沒有啊，這種福報；假設他要有的話，有福報的話，有修行的話，有善根的話，你也給他慢慢用，不要一下子就用了了。所以呀，小孩子給一點舊的東西他用，他會活的命長一點；本來壽命很短的，啊，你盡給他一點舊的東西，他壽命也會長了！

說，這個才沒有這個科學的根據呢！啊，這個雖然沒有科學的根據，可是有哲學的根據，啊，有哲理在裏頭。怎麼說呢？小孩子你就給他盡用新的東西，啊，把他這個福報啊，都給消了一些。等他長大了，啊，本來應該有錢，哦，受窮了！本來呀，應該活的命長，啊，又壽命也活不那麼長了！

所以這用舊的，「減衣增福，減食就增壽」，你穿的衣服啊，省一點，有舊的衣服穿最好，那麼這就啊，能增加你的福報。你若減食呢，所以我們現在我沒對你們講，我們一天吃一餐的，呵，我們壽命將來願意活多長活多長！因為我們一天應該吃三餐，普通人都吃三餐，我們吃一餐，吃一餐又吃少一點，所以這省很多的食，夠我們，本來活五十歲，啊，我們可以活一百五十歲，哈！啊，你這個方法呀，是很現實的，是很實在的。「現實」，就現在的，實實在在的。

那麼說啊，那我不願意活那麼大年紀，我都吃三餐了！哦，這也沒有問題的。壽命，也不是什麼好事情，無壽者相嘛，那你就一天吃一百餐囉！哈哈！

那麼所以呀，對小孩子，給他一點舊的東西吃，哈哈，舊的東西穿，舊的房子住，那麼舊的一個搖籃，那麼這也就是啊，說這個給小孩子。給這個一般的眾生啊，沒有修行的眾生啊，給他說法，就說一點呢，那個老法子就可以，不要說新的方法；那麼等把老法學會了，新法也就明白了。

可是我說這個「老的法子啊」，我不是那個「老少的老」；是哪一個老呢？

是那個「𠂇」字蓋底下搞一個「牛」字那個「牢」。這個字呢，「牢」，就是啊，很實在的，很堅固的；那麼令他得到這個法呀，可以修行。我說這個「新法」，也不是「新舊的新」，是哪一個呢？是人心的「心」。

先給這個實實在在的法，然後再說心法，這個心法。那麼這個我說這個「牢法」，也就是個權法，也就是這個三車的法。因為這三車的法呀，這個長者一說這三車的法，把那小孩子就都像用繩子綁上了，拉到門口去了；雖然沒有把他，那個你看是沒有那個繩子把他牽到門口去了，但是這一句話，那小孩子貪玩呢，就都跑到門口去了，所以這可以叫「牢」法。

那麼然後再說心法，心法，就是啊，佛法，人心的心，給說心法，也就是實法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大白牛車，大白牛車，這個字，有讀(ㄏㄨ)的，有讀(ㄉㄨ)的。那麼這幾個小孩子現在都不高興，因為我說要給他們舊的衣服穿，舊的飯吃，人家不吃的飯給他吃，哈哈，不要到垃圾簍裏去拿去，哈哈！

人聽見這麼樣說法一，就給小孩很舊的東西吃，這又錯了！我所說的「舊的」，不是你想像那個舊的；我所說這個舊的，就是不太過，啊，不要給他吃的太多了，也不要給他吃的太少了，餵他的牛奶呀，也不要隔幾天，

放到那個地方幾天都壞了，然後才給小孩子吃；你要是用那樣舊的東西給他吃啊，唉！那可是臺灣人講話了，糟糕います(伊馬斯 Yi-Ma-S)。

為什麼呢？會把他吃病了！所謂old，這個舊的東西，就是啊，教你不要太過，不要不及。所以方才我怕你們不明白，才告訴你不要到那個garbage can (垃圾桶) 裏去拿那舊東西給小孩吃，那是不可以！

[060_天臺智者大師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1\)](#)

「天臺智者，承南嶽思大師」：天臺呀，是個山的名字，這個山的名字呢，就叫天臺山，言其這個山很高，好像啊，和天也連到一起似的，可以呀，登到這個山上，就到天上了，所以叫天臺山。

那麼為什麼叫這個天臺山天臺智者？這是以地名，而不以人名，用這個地，來給他作的名字，就是啊，不稱這人的名字。智者，這個智啊，啊，是他的名字的一個字，叫智顛。這個這位大師啊，他辯才無礙，說話啊，說的非常有智慧。所以這皇帝說，喔，你是個智者！所以以後就叫智者，不稱名字。那麼後人呢，也都是恭敬這位大師，所以呀，也不稱他的名字，就叫天臺智者大師。這個智，只是他一個字；這個者呢，就是這個人；就是有智慧的這麼一個人，有智慧的人。

那麼一般人都說他是釋迦再來，那麼不管他是釋迦再來，是彌陀再來，或者是啊，啊，文殊、普賢再來；總而言之啊，他這一次的名字就叫智者，他這一生的名字就叫智者。他為二帝門師，二帝呀，就是隋文帝、隋煬帝都皈依他，這兩個皇帝拜他作師父，二帝門師。

承南嶽思大師，承啊，就是繼承；繼承，接續的意思。怎麼叫接續呢？就是啊，接法。他接這個慧思大師的法。慧思大師在什麼地方呢？不是在天臺囉！在南嶽。等這個智者大師啊，出家以後，去啊，參訪這個慧思大師的時候；慧思大師一見到他，就笑了！說，喔，你來了，我們在靈山呢，同聽法華來著！在靈山，就是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啊，我們一起呀，聽佛講法華經來著！啊，所以這個智者大師一聽，也就明白了，啊，說，喔，是啊，我們以前在釋迦牟尼佛的時候，就在一起研究法華經來的。

你們所有的人呢，啊，都應該呀，趕快開悟，快一點開悟，慢了都不行的！為什麼呢？你要知道你自己呀，是個做什麼的！你若知道自己是個做什麼的了，那就不會有魔障了。好像出家人，早起摸摸自己的頭，啊，我頭髮怎麼沒有了呢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為什麼要沒有頭呢？沒有頭髮呢？喔，我是原來是個出家人！那麼出家人，就不要盡打妄想囉，也不要不守

規矩啊，啊，要想不守規矩，為什麼要出家呢？

那麼這個南嶽，就是在啊，中國湖南，有個山，叫南嶽，南嶽啊，是衡山，叫衡山，這慧思大師啊，就是在那地方住。那麼這個智者大師親近慧思大師，慧思大師說，我們在靈山呢，一起研究過法華經，妙法蓮華經，你應該呀，注意一點！我現在告訴你們，我們大家，不單一個人，我們大家都在一起研究過《法華經》，啊，《楞嚴經》；這個種種的經典，都在靈山呢，那時候就研究過，我們都聽過。

所以在這個沒有佛法的地方，才又能有機會呀，來大家共同研究佛法，所以這件事情啊，你不要把它看的是一個小的因緣；這不是個小的因緣呢！啊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我們這每天每天都有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不過你不注意而已，每一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議！

思大師，為什麼叫思大師呢？本來他叫慧思，因為啊，後人恭敬他，不敢稱他的名字，就說，哦，「思大師」，就用一個字。大師，大師呢，就是天人之師，作天人的師父，這一位大師。

以後啊，這個智者大師又有一種境界，啊，什麼境界呢？他讀法華經啊，

讀到這個藥王菩薩本事品呢，那一段文呢，他說，啊，讀到這個藥王菩薩焚身供佛那個經文的時候，經文上說，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」，啊，他儼然入定！怎麼叫儼然入定呢？啊，在這讀著書呢，就把靈山那個法華會看見了！看見釋迦牟尼佛呀，還是在那說法呢！這法會的一切聖眾啊，菩薩呀，聲聞，緣覺啊，啊，天龍八部在那裏聽這個法華經。

他親身見到這個法華這個境界，釋迦牟尼佛說《法華經》這個時候的這個樣子！啊，在這時候，他見到這種境界就不明白了？不一定不明白，不過他就要請問師父去了！到師父那，啊，穿袍、搭衣、大展具，頂禮九叩首！啊，那麼這一位智者大師啊，去見慧大師去了，思大師去了；去啊，頂禮九叩首，就一說自己這個境界，啊，這個思大師就對他講了，說，喔，Very good！說這很好的！非汝不證，非我不識啊！

你這是啊，得到法華的一旋陀羅尼，一旋陀羅尼，一旋的總持，你這個照了《法華》的妙義！這個甚深的妙義，你已經知道了！可是這種境界呀，非汝不證，若不是你呀，證不到這種的境界；非吾不識啊，你若不是問我呀，問旁人去，也沒有人懂的？沒有人懂你這種境界，旁人，你若問旁人去，旁人說你著魔了！所以那麼給他印證了。

這回去，他對《法華經》更加用功，那麼讀誦法華，於是乎啊，就依照這個《法華經》，來立這個天臺宗。所以現在美國都知道有個天臺宗。那麼這位大師，開示啊，這個智者大師，這個思大師啊，開示這個智者大師，那麼所以這啊，用一個「承」字。承啊，就是接續的意思，接續啊，慧思大師這個法脈，這個法的源流啊，他接這個慧思大師。

061_湛山老人：

就好像最近呢，這個倓虛老法師，也不知道他自己稱自己呀，叫湛山老人呢，是旁人稱呼他湛山老人？啊，就叫「湛山老人」。湛山呢，是在青島，他修了一個廟，這個廟啊，就叫湛山寺，大約它那個山呢，就叫湛山，所以他在那個湛山的上邊呢，造了一個廟，就叫湛山寺。在那成立一個佛學院，啊，就叫啊，所有的這些青年的出家人，跟著他學佛法。

跟著他學佛法呢，本來他的法名叫「倓虛」，但是誰也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叫湛山老人！那麼以後也啊，走到香港；走到香港啊，成立一個華南佛學院，還是啊，叫湛山老人。那麼這也就是啊，以地名，以這個他這個地點呢，作他的名字，這是表示恭敬，不敢稱他的名字。

062_不昧因果，百丈禪師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4)

以前有一個老修行，但是啊，就近於這個吃糞的，裸體這種的外道。他雖然呢，掛名是佛教，但是啊，他行外道法，行外道法呀，所以他知見呢，就是邪知邪見。那麼有一天呢，就有人來問他，說，啊，你是一個大修行啊！很有修行的；可是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？就問他，有沒有因果？他就隨隨便便也不加思索，就說了，說，大修行人呢，不落因果的！哈，說好像今天，哦！這樣子，不落因果的！這一句話不要緊呢，等死的時後，就變成一個老狐狸，一個狐狸！

這個老狐狸，不是說，一生出來就是個老狐狸，這狐狸活的年頭，年很久了，活了很多年，啊，多少年呢？活了，啊，不止五百，哼，五千年都有，所以變成一個老狐狸精。這個老狐狸精，怎麼叫老狐狸精呢？因為牠有神通了，也有一點鬼通。怎麼叫神通呢？牠會變人了，這狐狸呀，能變成一個人；若沒有神通，牠不會變人的。

怎麼又叫有鬼通呢？啊，牠只知道啊，戰戰兢兢，啊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的，到那個走到那個冰上的時候，牠要聽那個響，聽這個冰，它響不響？若響啊，我就不能過這個河；要是不響呢，啊，那就沒有關係囉！這叫鬼通。

那麼可是啊，這個老狐狸精，也是啊，與百丈禪師有點緣，有點緣。百丈禪師啊，在那講經，牠就來聽經；啊，聽經，你說牠怎麼樣子啊？變成一個老居士的樣子。這個老居士啊，啊，鬍子很長的，大約是白色的，鬍子都白了。那麼面呢，紅紅的，啊，好像啊，那個小孩子，那個面孔，這叫啊，童顏鶴髮，頭髮白了，啊，鬍子也白了，面可是紅色。不是說，怕醜的，覺得不好意思他面紅了；或者被人家一罵，他臉紅了，不是。他平時啊，都這麼紅紅的臉，來這聽經。

一聽，聽了很多天，有一天呢，他就沒有走；人家都走了，這個聽經的人呢，聽經啊，講法呀，這個聽完經就要走的，不是聽完經要住下的。那麼無論誰講，lecture講什麼，人講完了，你要解放人家，不要把人捆著不叫走；好像我們這個這位大教授啊，在這講，講完了，啊，你們還纏著他，把他綁著，走不了！哈，走不了，他也想要跑，又不好意思；不跑，又要睡覺去，啊，因為太辛苦！那麼你們就也不識時務，總想要講多幾句，這多幾句啊，他心裡就生了煩惱了，唉，真是混帳！講完了還覺得不夠！

那麼這個老狐狸呢，這天，講完了經牠就不走。不走，百丈禪師就問牠，說，老居士，你在什麼地方住啊？牠說，哦，老法師啊！我在後山上住啊！百丈禪師說，你在後山上住，我怎麼不認識你呢？這個老狐狸精，說，哦，

你當然不認識我囉，我不是個人呢！百丈禪師說，那你是個什麼？牠說，我是個狐狸呀，啊，是狐狸。他就說，你怎麼搞的？你這現在是個人，你怎麼要自己承認自己是個畜生呢？

牠說，老法師！真的！於是乎啊，就給百丈禪師就跪下了，說我呀，以前也是一個修道的人，不過我啊，是修外道的，很驕傲的，並且，啊，橫不講道理，就是，很冒失，很隨便，啊，什麼也不怕，不怕因果的！那麼因為有一個人呢，他問我，說，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呢？問！

百丈禪師說，那你怎麼說的？我說，不落因果！就因為這麼一句話嘛，啊，死了就變成狐狸了！想擺脫這個狐狸的身體也沒法子擺脫，啊！很久很久了，也沒有法子得到解脫！啊，百丈禪師說，哦，你錯囉！牠說，怎麼錯囉？百丈禪師說啊，說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呀！不是不落因果，不昧因果！昧，昧就是不明白因果。他不會不明白因果的，大修行人，不昧因果！

這樣子，這個老狐狸一聽這句話，豁然開悟了！哦！還是這樣子，啊，我錯囉！那麼這一認錯，於是乎一明白了，就得到解脫了。得到解脫呀，那麼第二天呢，就沒有來聽經。晚間呢，他又來見這個百丈禪師了，說，我呀，得到你的開示啊，我已經啊，明白了，現在呀，我把這狐狸的身體

呀，已經可以呀，不要了。明天呢，你到後山上去看有一個老狐狸啊，啊，是白色的，那就是我，現在的我，那麼不是將來的我了！

你呢，這個可以把牠用這個，用一種佛教的儀式啊，給我把我那個臭皮囊啊，埋上了它！百丈禪師說，好！第二天呢，就去到後山一看，果然有一個山洞啊，啊，在那山洞門口那有一個老狐狸在那自己就死了。那麼百丈禪師說，啊，善哉！善哉呀！你現在得到往生了，我呀，還用這個僧人的禮呀，來呀，把你誦往生，把你呀，以僧禮埋葬你。所以呀，就叫所有的這個廟上的這個出家的法師啊，都去幫牠誦往生，給牠念了七七四十九遍往生咒！又給牠說了一個法！那麼這件事啊，這件公案了了。

為什麼他會變成狐狸？就因為他撥無因果，他說不落因果。所以這就是啊，外道的邪智慧呀，是很危險的。啊，我們學佛法呀，切記！切記！要有正知正見呢，要有真正的智慧呀，才可以的。

[063_佛為什麼要先說華嚴經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6\)](#)

這華嚴經啊，是在佛最初成道，先說大華嚴經。佛，最初成佛，那麼用佛眼來觀察，看過去諸佛、現在諸佛，和未來的諸佛，最初成正覺的時候，都要說這個華嚴經，以為啊，這個說法的一個開始。

為什麼要先說華嚴經呢？這華嚴經，是教化諸大菩薩，法身大士。好像太陽開始啊，昇空的時候，就剛一啊，出來的時候，先照高山。這個高山呢，就是這一些個大菩薩，先得到啊，這種圓頓的法門。所以佛呀，釋迦牟尼佛，順著這種啊，說法的次序，也就啊，先說華嚴經。

可是說華嚴經的時候啊，二乘人呢，聽不見。因為二乘人的心量小，境界小，只知道啊，這個近，而不知道遠；只知道淺，而不明白深。所以呀，
「有眼不見盧舍佛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。

那麼說到這會啊，有人說啊，這個我不相信？為什麼佛說華嚴經，二乘人呢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呢？啊，那麼他眼睛是看什麼的？耳朵是聽什麼的呢？為什麼佛說法他都不知道？你不要問我這個，我現在問問你！這有兩個小孩子，我們這說法，他們聽得見嗎？他看得見嗎？他懂不懂呢？這兩個小孩子，也和你們大家坐在這一個講堂裏邊，啊，他們就不懂？這是幹什麼呢？啊，每天晚間都來，每天晚間他們也都不懂？就在這個地方，啊，願意哭還是一樣哭，願意笑還是一樣笑，願意調皮就調皮。那麼這個呢，二乘人，就和這小孩子是一樣的。

在佛教裏頭，大菩薩呢，就是比方大人，二乘人就好像小孩子，所以他不懂。那麼這是很淺近的一個比喻，大約你們大家就明白這有眼不見、有耳不聞這個道理了。不然的時候，他怎麼也有眼睛，也有耳朵，他怎麼就看不見，聽不見呢？啊，你看小孩子，他都有眼睛，有耳朵啊，可是就不懂，不知道什麼叫佛法？

這個安安雖然說會念「南無大悲」，啊，又會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是什麼意思，不知道？等長大了才懂了，哦，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，又名無量壽，就是無量光佛，又名無量壽佛。啊，他因為在過去生中啊，他發願，發了四十八願，啊，說有啊，一切眾生稱我名號，若不成佛的話，他也不成佛！

所以我們現在啊，大家念這阿彌陀佛呀，就是幫著阿彌陀佛發這個願！幫著阿彌陀佛成就這個願！啊，這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她明白了。所以二乘人呢，啊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又者，這個二乘人呢，就好像平地四的；那麼平地上啊，因為有高山擋住了，太陽就照不到。日出來先照高山，所以呀，釋迦牟尼佛說華嚴經的時候，二乘的人呢，如聾若啞呀，啊，就好像聾子似的，又像個啞巴似的，

他不知道說什麼好，所以呢，這個大法，就照不到這二乘人。

佛一看呢，只有大菩薩才能得到這種的利益，二乘人得不到這種的利益；於是乎啊，又隱大示小，才說這個阿含經。阿含呢，是三藏教，就度這個小乘人，這裏邊就講四諦法。四諦法，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。本來是苦、集、道、滅，那麼因為那麼念呢，不順口，所以說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釋迦牟尼佛啊，就說了，給他二乘人說，說，此是苦，汝應知啊！此是集，汝應斷呢！此是道，汝應修啊！此是滅，汝應證啊！二乘人一聽，咦！我怎麼，這苦我應該知道，什麼叫苦？這一找這「苦」，哦，有三苦，苦苦，壞苦，又有行苦，又有八苦，又有無量諸苦，啊，這知道了。

集，什麼叫集呢？集，就集聚為義。集聚什麼呢？集聚這個煩惱。煩惱是什麼呢？就是垃圾，就是啊，這些不乾淨的東西。啊，這不乾淨的東西，應該呀，把它清理好了，哎，應該把它斷了，不要叫它再有這些個不乾淨的無明煩惱。斷，這煩惱若斷呢，要做什麼呢？要修道。

修道，修什麼道呢？啊，修佛道，所以要修道。修道有什麼好處呢？為什麼要修道呢？修道，要希望這個滅，滅，就得到啊，這個涅槃，得到這個

涅槃的四德，常、樂、我、淨，修道。這叫「知苦，斷集，慕滅，修道」。

(這個慕滅，就是一個羨慕的慕)。

二乘人，在佛沒有說這個四聖諦法的之前呢，他不知道什麼叫苦？啊，佛給他指出來了，他就知道苦了。知道苦，怎麼樣了苦呢？就要斷集。這苦就是從煩惱那來的，你若沒有煩惱了，就沒有苦了，所以叫斷集。慕滅，就啊，希望啊，得到涅槃。這個慕，羨慕，仰慕，所以要修道了。

這四聖諦，你往這邊一走，就是苦；往那邊一走，就是滅了。滅什麼了？滅苦了，苦就了了。所以呀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；(道、滅)，苦、集、道、滅，有這個道路。道路啊，你往這個「集」這邊一走，就是苦；你往那個「滅」那邊一走，啊，就是樂；這苦樂呀，就在你自己。所以佛啊，這樣一說，二乘人說，噢，是有點意思，噢，試試看，啊，就生出一種啊，這個想要去幹去了。啊，佛呀，這第一轉法輪。

第二轉法輪，佛說，啊，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；此是道，我已修；此是滅，我已證」，嗯，說這個苦啊，我已經知道了；不復更知，我不必啊，再知道多了，我完全知道了；知道啊，完全了，所以不需要更知了，再沒有這麼多了，就是這麼多的苦。此是集，我已斷，不復更斷，

這個集呀，煩惱我也斷囉，我不需要再斷煩惱了。

這個說，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復更修，我啊，不需要再修了，我已經修完了。此是滅，我已證啊，不復更證，不需要再證了，啊，這現在就等著你證了，等著你修了，等著你斷了，等著你知道了。

那麼這個佛又說，此是苦，是逼迫性啊！這苦太厲害了，壓的你呀，啊，都喘不出氣來；此是集，是招感性啊！為什麼有這個煩惱來呢？因為你裏邊有無明了，這個無明招來的，這招感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！這個道啊，是可以修行的；此是滅，可證性啊！說這個滅，是可以證得這個滅啊，哎，那麼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要修這個四聖諦法了。

二乘人一聽，說，啊，好，我們照著你所說的來試一試。那麼有的一試，喔，即刻證果了，就得到啊，這個滅的好處了，得到滅的快樂，所以以後啊，就很多人呢，修這個四聖諦法了。

在釋迦牟尼佛講四諦法之後，很多人依照這四諦法來修行，都證得呀，初果阿羅漢、二果阿羅漢、三果阿羅漢、四果阿羅漢。那麼我們現在也是講這個苦、集、道、滅這四諦法，為什麼就沒有人證得啊，這個初果、二果、

三果、四果？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人呢，都不知道這苦是苦，以苦為樂，以這個苦啊，作為自己的樂，背覺合塵，他啊，不生這個覺悟心。

所以呀，這個塵土，一天比一天厚；這個智慧，就一天比一天的薄了。沒能知道這個真知道苦，所以就不想離開這苦。沒能知道這個涅槃的這種的快樂，所以也不想得這種的樂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停留在這個凡夫的地位上，而不能證果。

064_玄奘法師求法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9)

這個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啊，所說的在印度有個那爛陀寺。那爛陀呀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呀，「施無厭」，就是啊，布施沒有厭倦的時候，時時都想布施，時時啊，都不厭煩，不厭煩呢，布施。同時有二大德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啊，同一個時間，有兩位大德。

「一名戒賢，二名智光」：這一位呢，就叫**戒賢法師**。一位呢，就叫**智光法師**。這兩位啊，在印度那個寺裡邊，在那爛陀寺裡邊，弘揚這法性宗和法相宗。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在印度啊，兩大宗派。在當時唐三藏玄奘法師，到印度去求啊，法的時候，先呢，就遇見這個法性宗，所傳的就是龍樹菩薩所傳出法性宗。那麼他就想啊，要學習這個法性宗。

可是法性宗這個法師啊，就叫他先吃一點藥，大約不是Marijuana(大麻)，是一種啊，「長生不老的藥」，吃這種藥啊，就可以不死，長生不老，永遠都不老的。譬如二十歲吃這個藥啊，永遠都好像二十歲那麼年輕。但是啊，能不能成功呢？這也是不一定的，看自己的這個善根呢，怎麼樣！所以呀，有的人吃這個藥啊，還是一樣死的。那麼有的人吃呢，就果然不死，活幾百歲都不死。這所謂啊，仙，成仙了，成神仙了。

玄奘法師自己一想啊，我是來求經求法的，如果學這個仙術，若是不成功，貪求這個長生，如果若是不能成就這個仙術啊，這不把我到印度來的本願呢，以前我發的願，都沒有用了嘛！不能滿我的願了嘛！所以呀，他就沒有學這個法性宗，以後啊，才啊，學這個法相宗。這是啊，三藏法師在印度的一個很小的一個公案。

又這個法藏法師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他說啊，我生在這個中國，能遇見呢，這個印度的法師，他翻譯經典，我啊，親身請問他一切的道理，所以呀，我這個所學的大約都是很有根據的，不是啊，自造出來的。在古來的人呢，所學，跟著誰學的，都要有一種傳承，跟誰學的這個佛法，是不是有根據，是不是靠得住，所以呀，都要有傳承。

這個法藏法師，啊，他啊，傳這個華嚴宗這個賢首教，他叫賢首。那麼他是也因為啊，跟著印度一個法師學的。這個法師呢，就叫「地婆訶羅」，地婆訶羅啊，翻譯中文呢，就叫「日照」，日光啊，普照的意思。那麼他跟著這位法師學的，所以以後他才立這個賢首宗，就是華嚴宗。

這個疏文上啊，有很多地方都說的「藏和尚」，這個藏和尚呢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也就是法藏法師。為什麼他稱他一個藏和尚呢？因為他名字，叫上法、下藏。

那麼這個澄觀法師呢，是法藏法師地晚輩，他是第四代的華嚴宗啊，也就是賢首宗啊，第四代的祖師。法藏法師呢，是第一代。所以呀，他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藏和尚。凡是這個疏文裡邊呢，有這個藏和尚字樣啊，這都是就是賢首法師。

[065_三教九流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9\)](#)

這儒教的九流。在中國啊，講這個九流，有上九流、中九流、下九流。那麼這九流啊，有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。

怎麼叫**九流**呢？就是一**流舉子**，**二流醫**，什麼叫舉子呢？就是念書的人，趕考啊，的人，去考試啊，考狀元呢，這叫舉子，一流舉子。二流醫，醫呀，就是醫生，給人治病的。

三流地理：地理呀，就是看風水，看哪個地方有沒有風水，這個地方這個風水，把這個臭骨頭埋這個地裏頭啊，就可以出來將來晚人可以做皇帝，你說妙不妙？這就因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地理的關係，有這種的風水。啊，所以在中國人呢，請一個看風水的先生啊，最低限度要送給一萬塊錢，啊，送給一萬塊錢，這先生嗎，一高興，啊，就把這個龍地，就給你找著了，你將來就可以做皇帝。

那麼說是不是這樣子呢？也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啊，怎麼說也可以說是呢？你這個人若有德行，有道德，父母啊，祖上，都有德行，啊，你就不找那個有風水的地方也會碰著，也會遇著這有風水的地方；你若沒有德行呢，就找著這個有風水的地方，這風水又會跑了。所以也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

古人有這麼一句話，說啊，「**世人皆言穴在山**」，世間的人呢，都說這個穴，這講穴，就是那麼一個窟窿，(穴，洞穴的穴，寶字蓋底下加個八字那

個叫穴)。「豈知穴在方寸間呢」，啊，你怎麼知道這個穴原來不在山上，在這個方寸裡邊。方寸是什麼呢？就是心，就在你的心裏。你心要是好心呢，就遇著好地；你心要不好啊，就遇不著好地，這叫啊，這個穴在方寸間。那麼講起這個地理呀，這個道理要是說起來，那太多了，我們現在不講它。這要流，流這個地理，三流地理。

四流推：推呀，就是算命的，有這個算命的，啊，見到人給人看看相啊，算算命啊，啊，四流推。**五流丹青**：丹青啊，就是畫畫，用那個丹呢，和青色的，這叫丹青，丹青。

六流畫：這個丹青啊，畫的那個筆它是細的；畫呀，畫畫的人呢，它那個用那個筆很粗的。好像現在張大千講潑墨畫，他用那個墨，研好了就往那個紙上那麼一潑，這個就算一個畫了，他會，六流畫。

七僧：第七流啊，要流僧人。**八道**：第八種啊，是流啊，道士。**九琴棋**：九啊，流的這個，彈這個吉他，小提琴呢，和下棋，下棋，下象棋，現在日本每一年都在本因坊那舉行這麼一個比賽，有一個中國人叫什麼名字來著，這個年年他都是得到冠軍，今年大約是又得了冠軍了，這叫下象棋這叫，九琴棋。那麼有這個九流，在儒教裡，道教，和這個佛教，這叫三教。

在中國啊，你若講三教啊，你不是說聲聞呢、緣覺、菩薩，不是這三教，這是啊，儒、釋、道三教。

[066_照一照自己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09\)](#)

凡夫，就是很平凡的，很普通的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博地凡夫，博地，就是大地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具縛凡夫，具縛，就是被綁著，被綁上了。被什麼綁上了呢？被這個煩惱綁上了。

所以呀，這個「凡」字，也可以呀，用那個煩惱的那個「煩」。這煩惱，一天呢，盡發脾氣，不論遇到什麼事情，都要發脾氣，應該發的他也發脾氣，不應該發的他又發脾氣，所以呀，一個煩惱的這麼一個人。具縛凡夫啊，就是沒有得到解脫，啊，好像啊，在這個世界被綁住了似的，綁到在，在這個五濁惡世。這五濁，就是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這五種濁。

我們到啊，這個(某某)那去給講lecture，他們翻譯的這五濁，翻譯了三種，剩二濁他們不翻譯，大約啊，他們說啊，五濁太多了，三濁啊，已經就夠了，所以你們念到那個五濁惡世那就有很多人呢，不知道還有多了兩濁。

這個具縛凡夫，就在這五濁惡世啊，貪戀這個世界，說，啊，這個世界是真的，一切啊，非常之好，他就流連忘返。(流，流啊，就是那個水流那個流；連，連呢，就是啊，車字加一個走字那個連)。

「流連荒亡」，(荒，就是荒亂的荒，亡)。這個這是啊，在《孟子》上，說這麼幾句，說啊，「從流下而忘返，謂之流」，從那個流的下邊，啊，就往下流，往下流啊，忘了回來了，這叫流。「從流上而忘返，謂之連」，從這個流的上邊，去流，也忘了回來了，這叫連，流連。

荒亡，荒，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」，就是去打獵，打圍，hunting。那麼今天打獵，明天也打獵，後天也打獵，打來打去啊，總也打不夠，啊，越打越歡喜打，越歡喜打越打，這麼一天一天的，都把這個時間空過了，也不理國事，這是講，講的是這個做皇帝，啊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。「樂酒無厭，謂之亡」，一天到晚呢，就歡喜飲酒，沒有饜足，飲，越多越歡喜，越歡喜飲越飲，沒有夠的時候，這叫亡，流連荒亡。

這說呀，古來的皇帝，沒有這個流連荒亡之樂，沒有這種的娛樂。那麼他都是啊，管理朝政，治理這國家幫著老百姓謀幸福的。那麼現在這皇帝呢，都是啊，有這個流連荒亡啊，之樂，所以把這個國家也搞的一塌糊塗，亂

七八糟。啊，這個呢，就是博地凡夫，這博地凡夫啊，所做的事情，就是顛倒。

其次啊，就是聲聞，第二的就是聲聞，這個聲聞本來是啊，證果阿羅漢，初果、二果阿羅漢。那麼他啊，也是不認識如來藏，如來藏性。為什麼他不認識？因為他只有人空了，這個凡夫就執著我，我所，啊，這是我的，這是我所有的，一切都執著。

二乘啊，他不執著我了，但是他執著法，啊，執著這個法。他不明白啊，這個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這一切法呀，都應該放下，況且啊，不合乎法的。所以，啊，他啊，放不下這個法，所以這法沒有空，法沒有空，這還是執著；我執他雖然破了，法執還沒有破，這種法的執著。

怎麼叫聲聞呢？他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。佛說啊，這個四諦，他啊，一聽這個法就開悟了，所以呀，叫聲聞，聲聞人，這是二乘的一個一種。他所修這個四諦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他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。他覺得啊，這個世間一切都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是苦的、是空的、無常、無我，所以他就發心呢，修道，這個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啊，想了生死，他一定要了生死。

他啊，「看這三界如牢獄」，啊，看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好像一個監獄似。啊，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他看這個生死啊，這真是討厭，我一定要了生死，一天不了生死啊，啊，我一天也不休息，所以他就啊，修種種的苦行，那麼想了脫生死，這是聲聞人的執著。

說，那若不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你若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這個修，就是叫你無執著。沒有所執著，你才能了脫生死；你有一點執著，這個生死就不容易了的。所以聲聞人呢，在這個法執沒有空，法執沒有空，所以叫小乘。

我們修道的人聽到這個地方啊，就應該藉這個凡夫，和二乘這個鏡子，來照一照自己，我是凡夫啊？我是二乘呢？我是辟支佛呢？我是菩薩呢？要照一照自己。我有沒有執著呢？有人讚歎我一句，我會不會歡喜呢？啊，會歡喜，那就是凡夫。那麼有人讚歎我，我若不會歡喜呢，那是不是有執著呢？那又是木頭。你連歡喜都不知道了，那就等於木頭，石頭一樣。吃的迷魂藥，吃的太多了。

所以呀，讚歎你，你也不知道歡喜，也不知道不歡喜。你要是歡喜，就是

凡夫；你要不歡喜，就是木頭。啊，再若深了講一層，為什麼有人讚歎你呢？因為你歡喜人讚歎。為什麼人讚歎你，你像個木頭呢？因為你毀譽不動於心。毀，就是有人譏謗你；譽，就有人讚歎你；讚歎和譏謗，你能看成一樣的，讚歎到極點就是譏謗，譏謗到極點就是讚歎。

這個人呢，說你不好，為什麼說你不好呢？啊，就因為想要你好。他若不想你好，他不會說你不好的；啊，說你這個人真壞，哦，他說你真壞，他就想要你不那麼壞嘛！

067_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15)

在這個涅槃經啊，前邊，所講的道理，都是講的「闍提無佛性」。說，因為啊，他信不具，這種人呢，沒有佛性，不能成佛的。以前有一位法師，講這個涅槃經啊，講到說闍提無佛性這個地方，他就不這樣講，他說闍提有佛性！為什麼說闍提有佛性呢？他說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！闍提雖然他信心不具足，但是也是眾生之一；那麼既然是眾生之一，又怎麼可以說他是沒有佛性的呢？所以呀，他和這個經典的道理就說的相反。

這一位法師是誰呢？就是道生法師，蘇州啊，那地方講經。啊，當時啊，他這麼一講，這一些各法師就都攻擊他，說，這才是魔王說法！這真是啊，

經上明明說闡提無佛性的，這才是胡鬧！啊，大家就都不睬他，說啊，他是魔王說法；佛都沒有那麼講，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？大家就都默攢他了，默攢呢，他講經啊，也沒有人聽了。

因為一般這個法師都結成一黨，說，告訴所有的皈依弟子，善信，說是這個道生啊，他若講經，你們不要去聽去！誰要去聽他講經啊，那將來就是要下地獄的！這個善男信女為什麼他要學佛呢？就因為不想下地獄，那麼去因為聽經就要下地獄，於是乎就不敢去聽去了，不敢去聽這個道生法師講經。

這樣子，這個道生法師啊，他也不乾寂寞，他一定要講經，哈，這個法師真是有志氣！人你不聽嘛，我去給石頭講去，我看看石頭怎麼樣？他於是乎就走到虎丘山，虎丘山呢，就把那個石頭啊，從四外八方搬到前邊，搬幾百石頭來，他說，我請你們來聽經，啊，你們好好坐到這個地方！就和這個石頭來講話。這些石頭啊，果然就很聽話的，也沒有跑，也沒有滾，啊，他放到那個地方，啊，它就啊，老老實實在那就入定。

那麼這一入定，但是它還是有點知覺，他就給說法，就說到這個闡提無佛性這個地方啊，他就說，這是不對的，啊，闡提也有佛性的！有情無情，

同圓種智，闡提呀，將來也可以作佛的。我說闡提有佛性，你們說對不對啊？這些個石頭你說怎麼樣啊？大約雖然說要入定啊，還沒有入呢，想睡覺也沒有睡，於是乎聽他這麼一問，就都醒了；醒了，就動彈起來了。

這個頑石也點頭，那一個頑石也點頭，啊，這頑石點頭，啊，頑石對頑石啊，就碰起頭來，因為它一點，就碰到前邊那個時頭上啊，啊，互相就響起來。這麼樣子，所以這叫啊，「**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**」。

我以前呢，在講楞嚴經啊，說過這個公案，那麼當時啊，我就問大家，我說，他這個頑石點頭，誰給他證明呢？我講經，我說呀，這個桌子板凳都給我叩頭，那麼這有什麼憑據呢？有什麼根據呢？沒有誰來給證明，除非呀，你們大家這打一個妄語，說，啊，是的，我看見了，我師父講經的時候，那個桌子跪下又起來，起來又跪下，啊，叩頭，啊，講一堂經啊，它就，這個桌子，板凳都叩頭！那麼這樣，雖然你們這麼說，外邊人也不會相信的？為什麼呢？根本桌子、板凳不會叩頭的。

那麼這個頑石點頭，那麼怎麼又可以相信呢？我告訴你，這不是啊，這個生公他自己說的，是啊，反對他這些個人說的。怎麼樣反對他這些個人會這樣講呢？因為大家呀，為什麼要反對他？因為他講的太好了，啊，講的

辯才無礙，啊，舌燦蓮花，這個舌頭上啊，好像開一朵蓮花似的。

那麼一般人就都妒忌他了，當時啊，他講出一個講的道理，講的一般人想都想不到，他講很特別的！也可以說啊，把這個經典呢，死的經講成活的經了！這麼樣子，一般人就妒忌他了，說，唉，哼，因為自己不如人呢，人是這樣子，自己不如人呢，就要妒忌人；自己要是比人好呢，又是看不起人；是啊，你若比他高啊，看不起人；啊，若不如人呢，又妒忌人；這是眾生的知見，就是這樣子。

啊，那麼大家就合起黨來呀，就來大家來對付這位道生法師。那麼對付他，跑到山上去給石頭講經，那麼就有的人呢，在後邊呢，偷偷的看看他，看他倒是搞什麼鬼？那麼聽他講的講到這個地方，這石頭都動彈了，都點頭了。也沒有風吹呀，也沒有雨啊，沖它，啊，它自己就都點起頭來了！所以這些個有的相信這位法師的這個人呢，那麼在後邊偷著看見呢，連反對他這一班人呢，要做一個特務的樣子啊，要看一看這個法師究竟他在那又是做什麼？那麼一看這有頑石，他給頑石講經啊，頑石都點頭了。因為這個呢，叫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

那麼在這個以後，這個涅槃經啊，就翻譯全了，完全都翻譯過來。完全都

翻譯過來了，這時候，那個經典上啊，也就說了，說闍提也有佛性了。那麼這一證明啊，這個法師的見地呀，他這種智慧，真是！沒有看見這一部經的全經，他就啊，把這個道理完全都了解了。那麼以後，一般的人呢，啊，反對他的人也不反對了，啊，也都來叩頭來了。

什麼叫頑石呢？我再告訴你們一個這個什麼，就是不相信，不相信他這些個，都是頑石；若不是頑石，不會不相信。那麼就是頑石，以後也點頭了，這就啊，說是啊，反對他的，妒忌他的，以後啊，啊，都是對他都五體投地了，啊，都崇拜這位法師。所以闍提呢，也有佛性的，闍提也可以成佛，不過早成，晚成，這就是時間的問題。啊，那麼好像六祖壇經上說的，啊，「迷悟有遲疾，理本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」，那麼他這個迷呀，和悟啊，是早晚的問題。

[068_捨生命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3_29\)](#)

以前呢，在印度有這麼一個女人，這個女人呢，她非常愛她的兒子，就怕她這個兒子啊，不長命，壽命不長；所以她就啊，發願，願意呀，她自己先死，希望她兒子啊，這個壽命啊，長一點。於是乎啊，她就跑到那個恒河啊，的邊上，就跳到恒河裏就死了；她說她死啊，希望她兒子壽命長一點。

那麼她死了之後，因為這一念的真心，為她兒子，為愛她的兒子的生命，她自己呀，願意死，來呀，幫助她兒子；那麼她呢，死了之後就生天，生到什麼天了呢？生到那個大梵天上去，在那啊，壽命啊，是非常長遠的。那麼本來她沒有希望她自己呀，生到天上去，做這個大梵天的天人，壽命啊，很長的，就因為她一念的慈悲，所以就得到啊，生天的果報。

那麼一切眾生啊，護法的菩薩，護持啊，佛法的菩薩，不應該呀，說這個佛身呢，或者有為，或者是無為，說一定。那麼要說這個佛呀，的境界，就是不可思議，那麼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也就是無為，有為也就是無為，要這樣說呢，這佛說啊，這個人呢，一定會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他護法，他這種護法的心呢，很切，他不願意呀，說這個「法」的這種壞話，也不願意生一種懷疑心，啊，用這個凡夫的知見，來推測啊，這個佛的境界。她就這一念的信心，就可以呀，得到解脫；啊，你就不求解脫，這個解脫也會有的。

就好像啊，那個女人呢，本來她沒有求生梵天；啊，她為愛她那個兒子，他就生到梵天上去，得到梵天的果報。那麼這護法菩薩呢，他本來也不希

望沒有說，我發這護法的心呢，我啊，要早一點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的我得這個無上正等正覺，我才發這護法的心，不是的；那麼他沒有這種的貪圖的心。所以佛說他會很快就得到解脫，就不想解脫也一定會解脫。就和那個女人呢，所得的那個梵天果報是一樣。

069_悟達國師：[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_04_03\)](#)

那悟達國師，我告訴你們，他呀，在漢朝的時候，是個大將軍！他有一個同事，也就是一個大將軍；他就妒忌他，妒忌他這個同事；他找一個莫須有的罪，就把他這個同事給殺了。那時候他的名字叫袁盎(尤)；殺這個呢，叫晁錯。殺了之後啊，他自己就覺得這是不對！我把同事殺了，啊，這得要啊，生大懺悔！得要啊，認自己錯！啊，於是他就出家去修行去。

出家修行啊，這個晁錯想報仇，也就找不著他；找不著他，就等機會；一等，等了十世，就是十生啊！在這十生之中，這個袁盎啊，都是出家修行，啊，修苦行，修種種的法門，那麼修行修行。

在這個九世啊，前九世啊，就一點錯處都沒有，啊，於是乎他的智慧就很高了，一生比一生智慧高，一生比一生智慧高。等到啊，這個悟達這一世，啊，他智慧更大了！所以呢，這皇帝就拜他做國師，皇帝拜他做師父，悟

達國師！

皇帝賜給他一個沉香寶座，用沉香木啊，沉香木做一個這個個講經說法的這個座位，沉香木來做的。這個沉香木只可以皇帝坐，其餘的人都沒有資格坐的。啊，他上這個沉香寶座上，就生了貢高心了，往這上一坐，就，啊，覺得自己頂天立地了，啊，他就想了，他說，啊！世界上能坐沉香寶座的法師有幾個？

啊，他這麼生一念貢高心，啊，這個晁錯這個鬼就來了，這護法就不護他了；因為他生一念貢高心呢，這護法就都離開他了；離開不護他了，哈，這個怨鬼就來了！這個怨鬼晁錯一來呀！就把他從這個沉香寶座上拉下來；這一拉，用這個手啊，照他腿上就打了一掌；這一掌，把腿就打出一個人面瘡來！

啊，在腿上啊，生一個人的面，啊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口都有，在腿上；這個口啊，哈，不是就那麼像那個相片，有嘴，但是不會吃東西；這個嘴會吃東西，啊，專門想吃什麼呢？專門想肉！他自己吃齋，那麼這腿這地方一定要吃肉，啊，沒有肉就痛的不得了，哈一定要吃肉！你看，就因為這一念的貢高心生出來，這鬼呀，就找著他了。

那麼找到他了，他也不知道是他因為生貢高心，有的這個病！以後呢，就來一個迦諾迦尊者！這個迦諾迦尊者呀，在四川那峨眉山上住。那麼在他沒有生這個人面瘡以前呢，就遇著這個迦諾迦尊者；迦諾迦尊者啊，就生病！生病，身上啊，都生了很多瘡，啊，又流膿啊，又淌水這樣子。其實呢，這個迦諾迦尊者是示現呢，這麼一個病，病的樣子，就是來度這個悟達法師。

悟達法師啊，就侍候他，侍候啊，很多天，那麼他的病就好了。這迦諾迦尊者就告訴他，說你以後啊，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呀，你可以去找我去；你到我那去，我幫助你！這是在以前的事情。

那麼他生這個人面瘡之後，忽然間就想起這個迦諾迦尊者來；他於是他就到了四川，找著這個迦諾迦尊者。迦諾迦尊者，就要用這個三昧水，給他洗這個人面瘡，這一要洗的時候啊，這個人面瘡說了話了，說，你給他洗好了，我怎麼辦呢？啊，這個鬼就說了話了。迦諾迦說，你怎麼辦？我超度你了！你們這個冤冤相報何時了啊？那麼將來啊，我超度你了！

於是乎這鬼呀，一聽說有人要超度他了，那麼也就好了，那麼把這個悟達

國師就放開；他人面瘡用這個三昧水一洗，就好了。

070_離婆多尊者：[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三門-2013_04_08\)](#)

你們各位認識不認識有一位這個離婆多尊者！這位尊者是怎麼一個因緣，他的翻譯呀，叫這個「假和合」，這回你們大約懂了，假和合，不是真和合，假的。怎麼叫假和合呢？就因為不是真的，所以叫假合和。和誰假和合呢？和這個鬼假和合，和死人假和合。

在他呀，沒有修道以前有一天，他走路；走路啊，當時也沒有那麼多人，沒有那麼多鄉村，也沒有那麼多的城市，所以他走了一天，晚間呢，前邊也沒有旅店，後邊也沒有鄉村，在他所走的地方也沒有城市，但是有一個亭子，亭子，就是沒人住的那麼一個地方。

他說，啊！天氣已經黑了，我就在這住了，啊，不管了，和這個鬼呀，來做鄰居了！啊，和鬼呀，做鄰居；因為沒有人的地方就有鬼，這是啊，大約古老的人呢，都有這種思想。那麼他呀，從來就不信鬼，我不相信有鬼，所以他就很大膽的就在那個亭子就住下來晚間。住下了，大約過了十點鐘，啊，所以十點鐘啊，你們以後啊，切記不要各處跑；跑就會撞鬼的，就會碰見鬼！**為什麼我們十點鐘關門呢？就因為不准鬼進來，哈！所以**

呀，哈！

所以呢，這個人將要睡，咦，正要睡的時候這鬼來了！這個鬼呀，也不是個大鬼，也不是個小鬼，啊，是個中等的鬼；但是啊，拖著一個死屍這鬼；拖著死屍啊，拿到這地方，就放這個亭子裏頭了；咦，他正將要睡沒有睡這看，啊，這個鬼拖著個死屍，你又搞什麼鬼呀？啊，你這個鬼搞什麼鬼？他就看！

啊，沒有好久，又來一個鬼；就和這個鬼爭這個死屍，說，這個死屍是我的，你為什麼把它拖來？你為什麼給我把它拿來？鬼說，怎麼是你的？我拖來的，怎麼是你的死屍呢？兩個人就爭論！爭論呢，這個鬼就拿著這個死屍的這條腿；那一個鬼呀，就拿著死屍那條腿；兩個人就你也要這個死屍，他要這個死屍，兩個人就想把這個死屍啊，你也拉到你那邊去，他也拉到他那邊去！

可是兩個人的力量是一樣大，兩個鬼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；這鬼的神通力啊，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呀，誰拉也誰拉不動。他就看著這兩個鬼，啊，這麼樣子！這兩鬼說，你說是你的屍，也沒有什麼證據；我說是我的屍，也沒有什麼證據；我們問問這個人，究竟啊，這個屍是誰的？他若說是我

的，那麼就要歸於我；若是你的，就歸於你。

那麼兩個人就問他，問這個離婆多了，說，喂！你現在說一句公道話，你說這個屍是誰的，這個屍首，這個死人的屍首是誰的？這個離婆多一想，先來這個鬼，雖然是他拖來的，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他的、不是他的？那後來這鬼說是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他的、不是他的？你說我幫哪一個？我若說是先這個鬼的，後來這鬼一定就要發大脾氣了，發大脾氣了，對我不好了！

我若說是後這個的，先這個鬼一定對我也會發脾氣的；因為他是個鬼，根本就是講道理！所以我講，怎麼樣講好呢？我不答覆他們這個問題，也不行，他們兩個又逼著要講，那麼照著實說吧！就說我所見的情形。那麼他一說這樣了，說先這鬼拖來的屍，後有這鬼來怎麼樣爭；這後頭這鬼果然就不願意了，哈，說你不幫著我講話，好！於是乎啊，把這個離婆多的手啊，和腳啊，都給拿就截斷了，拿就吃，把這手腳都給吃，吃完了就走了！

他這疼痛的不得了，也不會動彈了；這個先來的鬼呀，拖屍這鬼說，不要緊不要緊！那麼這鬼呀，就有鬼的本領，他把這個死屍的這個腿呀，和手

啊，腳啊，拿下來，又給這個離婆多安到他身上；一安呢，也不大也不小，也不長也不短，和他本來的那個腿呀，腳啊，胳膊一樣的，啊！也不痛了，就合而為一了；這個死人的手，腳啊，和這個活人的手腳合而為一了，做他的手腳；他就很奇怪的！啊！這真是很奇怪！安安你聽聽，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！怎麼死人的手又可以和我這個活人的身合成一個呢，和合了呢，這個道理不明白？

不明白？那麼他第二天呢，就去請問佛了，到佛啊，那個地方就請問佛，說這個死人的身體，和活人的身體，本來不一樣的，那麼怎麼又會能合成一個呢？這是真的，是假的呢？佛就告訴他了，說是啊，「**四大假合，五蘊非有**」；五蘊非有，你才知道是假的嗎？你應該早就知道了！那麼這樣一說，豁然開悟了，證果了，喔，原來一切都是假的，他就放下了！把這個假的都放下了，真的，不要找也就得到了。

[071_閻羅王最慈悲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三門-2013_04_12\)](#)

這個方才我沒說嗎，**閻羅王的心呢，是最慈悲的**，不要怕他！他呀，在地獄是啊，教化眾生的。我希望我的徒弟個個都做閻羅王，那就啊，鬼就少了！所以呀，這閻羅王的名稱並不是不好，你們不要這個誤會了。那麼鬼呢，就怕閻羅；菩薩呢，就歡喜閻羅。所以我，啊，也不怕，也不歡喜，

因為我不是菩薩，所以也不歡喜；因為我也不是鬼，所以我也不怕。

那麼閻羅由你閻羅去，也由你閻羅來，我是不管！修道的人呢，更不要怕閻羅王，你怕閻羅王，閻羅王一定會不怕你，要親近你！你若不怕，閻羅王啊，也就不管你了！那麼這是啊，一個哲理。

還有，你修道的人，生死都不怕了，啊，什麼都放下了，有什麼可怕的呢？所以你要怕，那還是自己黑暗沒有除去，所以呀，就怕鬼！人為什麼怕鬼呢？就因為他，他自己肚子裏頭有鬼；裏邊有鬼，就怕外邊的鬼；裏邊若沒有鬼，外邊鬼也跑了。所以呀，你內裏邊沒有什麼，外邊什麼也就不來了，這是很妙的法！你若能明白這個法，啊，那是啊，沒有在這個金山寺空過光陰；不明白這個法，那麼趕快要學習學習！

本來呀，他不應該做閻羅王，應該做一個觀音菩薩，去也是觀世音，回來還是觀世音。為什麼不能做觀世音做了閻羅王呢？就因為方才我對你們講過，他貪心沒了(ㄉ一ㄠˋ)，被這個錢壓住；越壓越往地下沉，一沉就沉到這個最下邊呢，做閻羅王了。要不是那麼多錢把他壓的那個樣子，他會做觀音菩薩的，也就是意思呢，就是會開悟的！現在呀，被這個錢迷住！迷住了，所以呀，他自己願意做閻羅王。等什麼時候把這個，真把這個不貪

污了，不要錢了，哎，那時候還會啊，恢復本來面目，做一個菩薩。

072_八識規矩頌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三門-2013_04_12)

這個佛說法，有秘密，有顯教，秘密教。為彼說而此不知，秘密；為此說而彼不知，也是秘密。好像這個人呢，各人有各人的別名。這個別名，你若叫出來，在那沒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只有這一個人知道，這就叫啊，秘密；若大家都知道，這就叫顯了。

譬如說，這個有多meaning的法師，你若到沒有人知道這個別名的地方呢，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？什麼叫多meaning的法師？在我們這講堂一講，喔，是他呀，原來是這個樣子，那麼就都知道，這就顯了；若是啊，沒有人知道，這就是隱了，這就秘密。

又好像我們這堂裡這麼多人，有一個法師到香港去講經了，這叫一隱多顯。或者很多法師又到整個世界各國去講經了，就剩一個人在這，一個法師在這，這叫啊，一顯多隱。那麼隱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隱，也沒有出這個法界；顯到什麼地方？也是還在這個法界之內。

所以你若能啊，心量周徧法界，啊，沒有遠，沒有近；也沒有大，也沒有

小；也沒有內，也沒有外；隱也沒有了，顯也空了；隱什麼？顯什麼？根本沒有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這法呀，若說起來，是無窮無盡；要是不說呢，一法也沒有，一法不立，萬法皆空。

所說的法呀，都是破人的執著；人的執著要沒有了，就不需要法了。為什麼人就有個執著呢？這個執著太壞了！就因為啊，人有這個識來做主了，所以就生出一種執著。你若用智慧做主了，就沒有執著了。

什麼又叫一個「好」啊？「好」是個什麼東西？什麼叫是一個「不好」？

「不好」又是個什麼東西啊？你那個如來藏裏邊，沒有一個「好」，沒有一個「不好」。在這個八識田中呢，就生出一個「好」，一個「不好」。

所以你們各位想學佛法，應該先把這個〈八識規矩頌〉學一學。這八識規矩頌啊，就講這個「識」的。人一切一切都是由識所變，你那個執著，也是由識生出來的；背覺合塵了，就有所執著；你若背塵合覺，就沒有執著。沒有所執著了，就把一切都看破，會放下了；有所執著，就看不破，放不下。

這八識規矩頌啊，是唐玄奘大師，他呀，用他那個智慧來寫出來的；寫出

來這有四十八句，它有四十八句啊，把這個八識啊，說的清清楚楚。這四十八句頌是很容易記的，只要你用半個鐘頭的時間，就可以都把它讀熟了，能背得出了，真的！你要再記憶力好呢，不要半個鐘頭，十分鐘就可以了。

因為那每一個頌啊，有兩分鐘可以讀會了，有兩分鐘的時間可以能背得出來；那麼四十八句最多是十分鐘，這是啊，有點小聰明的人可以這樣子。若有大智慧的，一目了然，啊，照了法界，那就更沒有什麼問題了。這個雖然是這樣講，但是我是記不住，讀了幾年也記不住一句。

那麼記不住一句，那多了更記不住。那麼我相信你們各位呀，都比我會聰明的多，啊，十分鐘可以把它都記出來。

《八識規矩頌》頌文，唐三藏法師玄奘作。

性境現量通三性，眼耳身三二地居，

遍行別境善十一，中二大八貪瞋癡。

五識同依淨色根，九緣七八好相鄰，

合三離二觀塵世，愚者難分識與根。

變相觀空唯後得，果中猶自不詮真，

圓明初發成無漏，三類分身息苦輪。
三性三量通三境，三界輪時易可知，
相應心所五十一，善惡臨時別配之。
性界受三恆轉易，根隨信等總相連，
動身發語獨為最，引滿能招業力牽。
發起初心歡喜地，俱生猶自現纏眠，
遠行地後純無漏，觀察圓明照大千。
帶質有覆通情本，隨緣執我量為非，
八大遍行別境慧，貪癡我見慢相隨。
恆審思量我相隨，有情日夜鎮昏迷，
四惑八大相應起，六轉呼為染淨依。
極喜初心平等性，無功用行我恆摧，
如來現起他受用，十地菩薩所被機。
性惟無覆五遍行，界地隨他業力生，
二乘不了因迷執，由此能興論主諍。
浩浩三藏不可窮，淵深七浪境為風，
受薰持種根身器，去後來先作主公。
不動地前纔捨藏，金剛道後異熟空，
大圓無垢同時發，普照十方塵刹中。

073_張松獻圖智取成都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三門-2013_04_12)

這個人的記憶力呀，是有特別的天才。在三國時代，有一個叫張松的，是四川人；在四川，他去見這個曹操；曹操啊，在以前他沒有來之前呢，就寫一個寫一本兵書，這兵書，就是講用兵，用兵怎麼樣用兵，怎麼樣的用什麼計謀可以把對方啊，打敗。這一本書啊，有幾十萬言，大約能有幾百篇的，那麼多的篇數。他給起個名字叫什麼名字呢？叫孟德新書。孟德，是曹操的這個別名，叫曹孟德，就叫曹操，字孟德。那麼叫孟德新書，這各有新書。

那麼這個張松，從四川來，想把四川呢，這個土地送給曹操。到這，曹操就看不起這個人，因為張松的相貌生的不太好，其貌不揚；其貌不揚啊，就是相貌啊，生的甚至於一個眼睛大，一個眼睛小，啊，又歪歪嘴，又這個總而言之這五官不端正；不端正，就是不好看，很醜陋的，very ugly，這個相貌。

因為這樣子，曹操就看不起他；看不起他，於是乎就怎麼樣子呢？就不好好招待他。不好好招待他，張松本來想把這個四川的地圖啊，那地圖就是四川的地理圖，要獻給曹操的，把整個四川呢，送給他。因為古來用兵你

沒有地圖啊，四川你沒有法子去用兵；那麼你把地圖知道了，啊，從哪一條路進去，哪一條路怎麼樣走啊，才知道了，這個地理熟悉了，哪個地方有山，哪個地方有水。

那麼這樣子呢，曹操不，他本來想獻這個地圖給曹操，曹操不好好招呼他，啊，招待他，那麼他就不獻給他。不獻給他，曹操就想炫示他這種學問呢，炫示，炫示就是表露他這種的學問，想要出出風頭！啊，說你們我這有一本書，你可以看一看！這個張松說，什麼書啊？他說這個是我新寫的，叫孟德新書；孟德新書，這張松啊，說好，我看一看了，一看，就看了一遍，拿起掉到一邊，說這個書啊，我們四川的三歲小孩子都會背得出來的！

曹操說，這個書根本就沒有出版過，沒有印過，你怎麼會三歲小孩子都會讀呢？噢！他說你若不信，我給你念一念，你聽聽啊！啊，從頭一個字也不錯，就念到後邊了，念到最後那一篇，一個字也沒有念錯。說如果不是三歲小孩子都會念，我怎麼會念呢？

孟德，這個曹操一看，喔，這不得了！啊，於是乎啊，他知道這個很醜怪的這個人呢，有這麼聰明；但是已經晚了，這個張松就走了，從曹操那走了；就把地圖送給劉備去，送給劉備，送給這個諸葛亮所保的那個劉備。

所以劉備以後到四川去，把四川佔領，在那做皇帝，叫蜀帝。那麼所以呀，你們各位大約都雖然沒有張松那麼樣子記憶力好，也應該呀，有松張那麼樣子的記憶力，這中文叫張松，英文就叫松張。

[074_造佛像由來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三門-2013_04_16\)](#)

啊，在這一個國家創立佛教，是很不容易的！為什麼呢？在過去呀，沒有什麼人真正明瞭佛教。尤其在這一個時代，創立佛教也是不容易的！寧波啊，是造佛像的這個人呢，造得最好。這位王(太生)居士呢，他就是寧波人，上海寧波人，所以他造的佛像啊，非常的莊嚴，非常的好。那麼現在他到美國來呀，想要把這個造佛像這種的藝術流傳呢，到西方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；所以呢，將來在西方啊，能有很多人學這種的藝術，來呀，造很多的佛像。

這個佛像，是像法在啊，主！正法時代呢，也不一定需要這個像。因為眾生啊，這個業障太重了，所以就變成像法，就是要有佛像。那麼等像法過去啊，就該末法了。那麼我們現在是正法時代，正法時代，也有像法，不過不是像法為主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地方像，沒有人認識！佛教啊，是有很多人知道，但是這個佛像呢，還很少人呢，見過。所以呀，這雖然是有像法，像法還沒有啊，令人人呢，都知道，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正法時代。

正法，能研究正法的人呢，就是不著相；但是眾生啊，你要沒有相，他又沒有所依據，無所依了；無所依，他就又落空了。所以說，「著相頭頭錯，無為又落空」，眾生，你讓他無形無相，他覺得是空虛，沒有一個實體，所以這像法呢，就提倡人造佛像。

這個造佛像啊，在這個阿育王那時候造的佛像！因為佛到天上去說法，這個佛的弟子啊，都想佛！想佛怎麼辦呢？啊，造一個佛像！造佛像呢，造一個，也不像佛的樣子；造一個，也不像佛的樣子；造了很多，也都不像佛的樣子。因為這個造像的，一見到佛像，見到佛的真身，他就睜不開眼睛了，沒有法子啊，能把這個佛像的本來面目造的出來！

那麼以後呢，這請佛慈悲，坐到那一個海邊上，這個像照到水裏去；那麼這個造像的人呢，就看見，看著水裏那個佛像，來呀，依照這個樣子來造！因為看見水裏這個佛像，他就眼睛就可以睜得開了。那麼這個由此之後呢，就各處都造佛像；因為眾生啊，想要見佛，所以造佛像，那麼這是像法的一種因緣。

那麼因為造佛像這位王居士，昨天就來了；那麼將來呀，在美國這我希望

啊，這個佛像，到每一個人的心裏去，每一個人心裏，都有一個佛像！每一個人家裡，也有一個佛像！那麼這樣子呢，也是重重無盡。像這位王居士，昨天就來了；那麼將來呀，在美國這我希望啊，這個佛像，到每一個人的心裏去，每一個人心裏，都有一個佛像！每一個人家裡，也有一個佛像！那麼這樣子呢，也是重重無盡。

[075_護法托夢：\(華嚴經疏玄談-第三門-2013_04_16\)](#)

有兩個老修行，也是啊，師兄弟，在一起修行。這個師兄啊，沒出家以前就是非常有錢的一個人，所吃的都是非常好的東西；這個師弟呢，沒出家以前呢，就是個窮人，盡吃的一些個不好東西。等到出家之後了，師兄弟兩個人呢，所吃的都是一樣，也不太好，也不太壞。

但是這個盡吃好的東西呀，也不打妄想說，哦我吃這個東西啊，很不好的！那麼這個吃的不好這個師弟呢，也不打妄想說，哦，我吃這個東西太好了！都沒有這個妄想。兩個人呢，就打同參，各處去啊，參方學道。那麼一走呢，就走到北方去了；北方天氣啊，就非常嚴冷，寒冷；不單寒冷，又遇著這個天氣呀，下雪，那師兄弟兩個人呢，就在一個燒窯的這個破窯裏邊呢，這住。

住啊，這個鵝毛大雪，這個雪下的像鵝毛似的，一片一片的下也不停，下了三天，他們就在破窯裏打坐，打了三天。最後這一天晚間呢，這個師弟呀，就為這個師兄啊，打了妄想了！打什麼妄想呢？他說，啊，我都不不要緊呢，我根本家裡就是個窮家，有東西吃沒有東西吃這不要緊呢；我師兄家裡這麼有錢，啊，現在三天也沒有飯吃，這是太可憐囉！如果這時候，啊，若是有人給送一點呢，這個麵來呀，可好了，啊，救一救急！

他這麼一打妄想不要緊，因為他們都有修行，所以呀，這個土地，就受不了了！啊，這有兩個真修道的人在這修行，我趕快要作護法，啊，他們現在沒有飯吃，我去給他們要飯去囉！啊，我去給他們去要飯去！一看，到什麼地方要飯去呢？這個土地要飯，他不是挨著門去要，他看看呢，哪個地方可以要到飯呢，他就到那地方去；一看，後山上有兩個做豆腐的，老夫婦兩個人；他就要起神通來，這個土地呀，他就用起神通來；就好像方才這個神通解脫，他就用了神通了。到道就給這個老夫婦倆個託兩個夢，倆個人都做一樣的夢！

夢什麼呢？就說，你們前山有兩個真正修道的真人，真修道的修行人，他們在那個破窯裏三天呢，已經沒有飯吃了，你現在去供養供養他們兩個人呢，你就功德無量了！他們也不會餓死了，你也有功德；那麼這兩個修道

的人，你們應該供養去。老夫婦倆都作這個夢，所以呀，本來不相信夢啊，這回也相信！這兩個老夫婦都是啊，不信因果的人，但是這回兩個人都做同樣的夢，不是同床異夢，啊，這是同床同夢；同床同夢啊，認為這個夢就是真的囉！於是就做了一點麵湯，啊，給這個師兄弟兩個誦去了。

送去，哈，這個師弟一見著麵湯來了，哈哈就笑起來了！啊，就笑起，說，喔，這真有感應！這個師兄說，你笑什麼？他說，我正在這想要有人給送一點麵吃，這才麼好呢！我都不不要緊，師兄你這麼有錢的人呢，現在挨餓，這是太受不了了！所以，啊，我想若有護法感應給送點麵來，這是好了！果然現在來了，給送來了，這真是有感應了，我們這個修行啊，都差不多了！

這樣這個師兄一聽，你說怎麼樣？說，君子謀道不謀食，你這個沒有出的東西，你這個下流胚，你這個有什麼用？啊，三天沒有吃飯，就是三個月沒有吃飯也不要緊的！你為什麼要打這個妄想？好！你這麼一個沒有出息的東西，我以後不和你在一起，從此之後，爾為爾，我為我！你去啊，幹你的去！你去打你的妄想，我不想這個，你打來的妄想你吃它了，我不要，我走了！

啊，你看，這個師兄，啊，是不是一天到晚罵這個飯的？是不是一天到晚罵這個菜的？是不是一天到晚打這個妄想，說這個飯不好吃，那個飯好吃？啊，你們自己想一想，和這兩位修道的人比較一下，你們是願意學這個師弟呀？是願意學這個師兄？隨你們自己去選擇去！

以前也告訴過你們，你們都是像耳邊的風啊，吹過去就算了，誰也沒有記得！所以今天呢，幸虧我還記得，再講給你們聽一聽。我在觀音洞啊，芙蓉山觀音洞的時候，有一個黃桃法師，他就非常妒嫉我，那麼就到芙蓉山呢，去破壞，叫這個芙蓉山的叢林呢，不要供養我了，說我錢多得很！啊，那麼我這個錢呢，比常住都多，所以常住不要供養我了；那麼常住呢，就很相信他這麼講，於是乎啊，這個常住就不供養我了飯吃。

我自己有一點這個麵呢，不是這個做豆腐的這倆夫婦給送來的，是我自己呀，以前有的；那麼一天吃一點，吃了有大約十幾天就沒有了。沒有了，到半個月的時間呢，就沒有飯吃，也沒有麵吃；可是啊，這個土地神呢，他也不去給我找護法。土地雖然不給找護法，這個韋陀菩薩大約他看見呢，是有點忍不住了，他忍不住了！

忍不住，於是乎啊，他就找到這個誰，王居士都認識，找這個有一個本地

法師；本地法師呢，他不是個法師，是個在家人，叫勞寬勝；一般人給她起依個別名叫本地法師。他呢，被狗咬有三四個月，治也治不好。那麼他晚間呢，就夢見這韋陀菩薩！

韋陀菩薩就告訴他，說是啊，在芙蓉山後山上有個觀音洞，那個地方有某某法師在那，他沒有飯吃；妳供養他，你去供養他，你這個狗咬的這個毛病就會好了！那麼他有作這麼個夢啊，於是乎他就啊，各處去化緣，化了七十多塊錢；又自己又買了三十斤米，給送到山上去。

送到山上去，這黃桃看見了，就和他要，說他是這的當家，那麼這個東西呢，一定要交給他，這個勞寬勝就不交給他；不交給他，兩個人就吵起，我聽到吵起來，我就出來，他看見我，他就說，哦！就是他！我在夢中看見就是這個法師！那麼這樣子，我說，好了，我們兩份分了！米，一個人分十五斤；這個錢呢，一個人分了三十五塊錢，這麼樣分開了。所以這個仗啊，也不打了，我這個也沒有餓死，這是啊，我過去的經驗。

所以你們各位呀，不要一天到晚就想吃的好啊，或者怎麼樣子，盡想這些個麻煩的問題；啊，吃的怎麼樣好，也是變成糞的，沒有什麼大用處！

076_上人到普陀山受戒：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4_28)

今天所講這個事，講什麼事呢？這叫啊，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，就是講啊，我頭先在那講那個事，在那講沒有講的太明白，是啊，大大概概的講。以前呢，我對你們也講過，但是也沒有太詳細，這回我把它詳詳細細來講一講。這個在民國呀，三十五年的時候(一九四六)，民國三十五年到現在這有多久了？二十幾年了，二十六是二十七啊，民國三十五年，今年是民國六十一年，二十六年，那這就是二十六年以前的事情。

我在天津呢，就預備到上海普陀山去受戒，那麼去受戒，我在東北，是八月十八，從三緣寺啊，起身，跟著我有二個徒弟，一個大徒弟，一個二徒弟；大徒弟就叫果能，二徒弟呢，就叫果舜。這個大徒弟呀，就像那個大悲咒那個迦詹延是一樣，他那麼俏著草帽子，也這個嘴呀，嘻嘻哈哈的那麼樣子，啊，和那個迦詹延事一樣的那個樣子。第二個呢，就像阿難那麼個樣子。

阿難呢，給佛當侍者，他多聞第一；這個第二個徒弟雖然沒有讀多少書，但是他也很聰明的，修行啊，他跟著，在若講起這個淵源呢，太長了，啊，太長了！這個時間呢，恐怕不夠，都是要簡簡單單的講好。他啊，是住在我那個離廟上啊，十八里路，有一個叫大南溝，大南溝啊，那個地方就有

一個姓高的，叫高德福。

高德福在四月十八那天呢，我們那廟會是，不是四月初八，四月十八；四月十八他跑到廟上去剁手去了，去想把自己的手啊，用菜刀啊，剁下一隻手。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呢？因為他母親有病。他母親呢，沒有病以前是會吸鴉片煙；那麼這有病了，連鴉片煙也不會吸了，也不會吸鴉片煙了；病的這個嘴唇子啊，都乾了，啊，就像用火燒過了似的，這舌頭啊，也黑色的，所以呀，鴉片煙也不能吃了，水也不能喝了，有啊，已經有五、六天了，這樣的事，這樣子。

他就發願呢，他很孝順的，說我要到這個四屯三緣寺廟上啊，在佛前把我手剁下來一個，用這種誠心呢，求佛菩薩保護著我母親的病啊，好了！那麼他就用報紙啊，包著一把菜刀，到廟上啊，在佛前上上香了，然後跪到佛前，把這個報紙打開，把這把菜刀拿下來，就要把這個手啊，放到這個磚地上就要往下剁了這個時候！正在要往舉起刀來，這後邊就有一个人就把手就給抓住，說，你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要剁手！人就問，你為什麼要剁手？他就說他母親有病，怎麼樣也治不好了，現在他要剁手表示他的誠心，你說這愚癡不愚癡這個人？真是愚癡的很可憐的！

那麼用這種誠心呢，求菩薩叫他母親再活了，不死！啊，這樣子呢，一切的居士就不叫他剁手了；不叫他剁手，那麼這得要解決他的問題呀，他才不剁手呢！於是乎啊，這個有個李景華居士，就啊，勸動他去找方丈和尚(常仁大師)。我們方丈和尚也是，啊，一般人都拿他當活佛那麼看！有名的，就是「王孝子」，就是在東北誰都知道，這都拿他當活菩薩，活佛那麼看！

於是乎這個李景華是他最信，最這個忠實的信徒，啊，就帶他去見老方丈去了。說，方丈和尚，你慈悲了！這個他要來剁手為他母親，你幫幫他忙了！這個老方丈和尚，幫忙，幫忙！那你要去把安慈找來！啊，那麼方丈和尚來的命令說啊，來叫我，我到方丈和尚去了，去，一定方丈和尚的方丈寮，向方丈頂禮之後，站在一邊，啊，我說，方丈和尚，有什麼事情叫我做啊？

方丈和尚用手一指，他為他母親剁手，我說，剁去一個手，兩個手啊？啊，那一個也沒有剁，我說，那怎麼叫剁手呢？根本就沒有剁嘛！方丈和尚他也沒有什麼辯才，他說，他們不叫他剁了嘛！唉，我說，若我，我叫他把兩個都剁下來！方丈和尚就，哦，方丈說，他為他母親要剁手，你怎麼樣想想法子，幫幫他忙啊！我說，你方丈不幫忙，怎麼要找我幫忙呢？

方丈和尚說，那你可以嘛！我說，你不能給我找好事，就給我添麻煩，一天到晚呢，照麻煩給我；方丈和尚說，那沒有法子囉！哦，好了，你回去了，我就到你家裏去！他騎著自行車，騎著那個腳踏車，那叫什麼？是bicycle，騎著那個他就從那個路上就回去了。他走，我也走了。

等我到他家裏了，他還沒有到，我到他家裡坐著，他們家裡也都不認識我，先不叫我進屋，說，我們家裡有病人呢！沒有錢呢，你不要到我們這來化緣囉！啊，我說，我不化你們的緣，你有個誰誰到我們廟上去要剝手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我是來給他把給他安手來了！他們一聽，啊！這不敢擋著我不進屋了，所以出家人到什麼地方，人家都很討厭的，就說，我們這沒有錢，你不要來化緣！所以我才說，**餓死、凍死也不化緣就是這樣子！**你們不知道我那些個過去那所遇到這些境界！

那麼我坐到炕上，大約坐有五分鐘，他回來了；一看，哦！你這什麼時後來的？怎麼我騎著這個腳踏車跑了十八里路，你，坐什麼車來的？我說，我跑路來的嘛！啊，你怎麼跑的這麼快？我說，你從大路上走，我從小路上走嘛！當然我快了嘛！這麼樣子，他覺得很奇怪！

那麼覺得很奇怪，我到那，就幫他寫了一封信；這封信就給誰呢？給閻羅王！這封信寫的可很厲害！我說無論如何閻羅王！啊，老朋友！你一定把這個人要給我放回來！不放回來，我就和你不客氣！寫了這麼一封信，啊，就睡覺！

睡覺睡到第二天早起，啊，這個有病七、八天也不吃東西，也不喝水，也不說話，也不睜眼睛，第二天一早起坐起來了；自己坐起就叫，說，吉子！吉子！他那個兒子啊，小名叫吉子；說，吉子！吉子！你給我拿一點粥來，我要喝粥，口乾渴的不得了！

她這兒子一聽他母親會說話了，也睜開眼睛了，就跑來了，歡喜的不得了！說，媽媽！啊，你好了，她說，唉！我呀，昨天晚間見到一個很窮的和尚，他把我送回來了；這幾天呢，我也看不著天，也看不著地，也什麼都看不見，黑烏烏的，這個什麼也都不知道了；想回家，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是家？昨天晚間呢，看見一個和尚，他把我送回來，這個和尚很窮很窮的，你以後要見到窮和尚啊，無論如何要給他一點錢，同這個和尚結結緣，這回呀，是這和尚把我送回來的。

那麼他兒子說，什麼樣一個和尚啊？你看看在我們炕上躺著那個是不是這

個和尚啊？她這麼細一看，咦，差不多，也就是穿這個衣服，也就是這個樣子；啊，所以以後她就病好了。就這麼樣子呢，他們全家都過來皈依了，也不問這個師父是好師父，壞師父，是個有道德，沒有道德都來皈依，全家都皈依了。皈依，啊，我心裡頭，這回我若是像你們話緣呢，一定可以給我修個廟，但是**不化！**你不叫我進門口，我不能和你化緣的！那麼就這樣子。

那麼這個果舜呢，他俗家姓姚，一般人都叫他叫老姚。這個老姚啊，以前是個最壞的一個人，又喝酒，又抽煙，又打嗎啡，又吸鴉片，又賭錢，所有的壞事他都幹過，但是啊，他都覺得不好。以後就叫日本人呢，把他抓去了，抓去做勞工；做勞工啊，吃也吃不飽，穿也沒有好衣服穿，他就要跑；要跑，這日本人呢，那個做公工廠外邊都是電網，沒有法子跑的。

那麼他有一天要跑啊，就作了一個夢，這個夢就有一個白鬍子老年人呢，就告訴他，你今天不能跑，時間還沒有夠呢；等你什麼時間夠的，我告訴你，你再跑！那麼過了半個多月，這個老年人果然晚間又給他又託夢，說，你今天可以跑了！跑啊，你看見外邊有一個白狗啊，你跟著這個白色的狗啊，來跑，就可以跑了！那麼他就叫他同一個伙伴，一個同伴，說我們兩個一起跑！

就拿兩個這個用草織的這個這麻包，一個人拿兩個；到那個電網那個地方，他看見那狗這麼一跳，跳過去了，從那個電網那個地方。他把這個兩個草包啊，往這個電網上也這麼一墊，手往上一按，也就跳過。等他後邊這個他這個同伴，又想用這個也是用這個草包來墊這個電網，立刻就著了，這個草包就著火，就沒能跑，他一個人跑，跑回來，所以她把世界什麼事情都看破了。

看破呢，就要出家了，先先到我廟上，想要出家，我廟上和尚不收他，因為什麼呢？看他太窮了，並且這個人也不會講什麼話，當時這麼很沒有德相那麼樣子，方丈和尚就不收他。不收他，這回他聽這個姓高的家裡病都好了，他就來要跟著要拜我作師父出家；給我買了這麼大一大約有五磅啊，那個燈籠果，就是好像就是水果之類，叫燈籠果；那麼去啊，送給我。

然後就跪到我面前要求要出家！他一說要出家在這跪著，我的面衝這麼樣子也不看他；一跪，跪有兩個鐘頭，我回來，我說你幹什麼？我說我，方才我都忘了你在這跪著，你幹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要出家！我說，你出什麼家？你有家嗎？他說，我，我，沒有家；沒有家，還要出什麼家呢？

好了！我就收你做徒弟了，那麼就這樣子。我說，收你做徒弟可是，你要把以前的都放下，這是啊，好像又活一個人似的！那麼我才可以收你；你要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讓人所不能讓的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，給他講了一些道裡，他說都可以的，我就收他出家了。

那麼我同這兩個徒弟到長春，就把這兩個徒弟留到長春呢，在長春受戒。那時候自己呀，就預備有走到普陀山去受戒；那麼就到天津呢，遇到這一些個僧人，連這個致海法師，連我呀，十四個，就一起搭啊，不用花錢的船，預備到湖北去。那麼就像那個螞蟻呀，過海似的，在這個船上啊，趴著；本來是由天津到上海三天就可以到了，甚至於兩天；所以在這個船上預備的糧食啊，只有兩、三天的糧食，預備到上海再買新鮮的糧食。殊不知啊，走到那個黑海的中央啊，這個船就不走了！就在那啊，轉來轉去啊，打轉轉；就像啊，這個船底下有這個有那個什麼怪物啊，把這個船咬著，不叫它動彈似的。

那麼這時候，就有了大海風來了，這個船往前一提，前邊可以提起來呀，五、六，七、八丈那麼高；因為這個船有一百二十尺那麼長，有四十尺這麼寬，那麼一提起起來七八丈高；又往下一落，又落七、八丈，十五、六丈高！所以這個人呢，在這個船上，這個船往前一提，咕嚕，這個就都倒

了；又往下一噎，又從這又滾過去，來回滾這麼樣子。

那麼這個船呢，大約不知是烏龜啊，是王八，是鯨魚呀，是大魚精啊，是大水怪呀，在裏邊呢，想要把這個船整個吞了？啊，我頭先講，不是講笑話，就好像那個唐僧到西印度去取經，路上遇到九妖十八洞，那每一個洞裏的妖怪都要吃這個唐僧肉！我們這十四個出家人呢，啊，就差不多有十四個牠都要吃的；那麼結果呢，是沒吃了！所以到現在還能和你們各位見面談話，就因為沒被那個大怪物給吞了。

[077_十一歲的弟子來皈依：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4_28\)](#)

我講這個在這個大海裏，幾幾乎啊，沒有被這個烏龜呀，給把十四個和尚都給吞到肚裏頭去。講這個因緣的時候，大大概概講了一個皮毛，還有一些個內容還沒有說。為什麼這個水裏頭的怪物，牠就啊，來和我作對呢？講起這個因緣是很長的，比這個斬手這個因緣更長；不過這個因緣呢，都是有連帶的關係，所以必須要完全講了，大家才會明白。

在我記得在我東北呀，這個事情發源就是因為這樣子發源的，離我那啊，有一千三百多里路，叫佳木斯啊，是叫什麼的方，這地方有一個姓潘的小孩子；這個小孩子由五歲呀，就會給一般人治病，五歲就能治病，這真趕

上神通了！誰有病啊，他一給治啊，就好了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就很多人相信他；可是他自己也有病，他能給人家治病，不能給自己治病。

等到十一歲這年，他就啊，作了三個夢在晚間；作什麼三個夢呢？就是這位常常哈哈大笑這位彌勒菩薩去給他託夢，就叫他，說，你呀，想不想你病好啊？他說，當然我想病好啊！啊，想你病好啊，你到哈爾濱南邊呢，平房站三緣寺，到那個廟上去啊，那有一個安慈法師，你去跟他出家，你病就好！

在這一天晚間呢，就作這麼三個夢，那麼他就很相信這個夢。很相信這個夢，那時候，正在日本呢，無條件投降之後，徧地呀，都是武器，有槍啊，有手榴彈，啊，他走路就拿著兩個手榴彈；晚間呢，就在那個郊野就睡覺；睡覺，晚上就來狼了！

這狼啊，牠很奇怪的，這個狼嗚嗚一叫啊，就有很多狼都會來了；那麼牠這一叫，這個狼一叫啊，在他四外就有三、四十條狼啊，就來把他圍困在中間了，就要吃他意思。要吃他，他這個小孩子也很好玩的，他也不怎麼樣害怕，啊，他就說，哎，你來了，你來了，我給你一個雞蛋吃一吃，來了！

那麼這些狼啊，也不知道怕他這個手榴彈呢，也不知道怕他這個護法？手裡拿著這手榴彈這麼一撇就響了，那叫手榴彈那種東西，那麼就沒咬他；沒咬他，他就這天就到廟上，我講這話不是講神話，你們，是老老實實的話！

在他沒來這天早起，我就對我這個大徒弟講，我說，果能，今天呢，會有一個小孩子來，到這來出家，你要見到他你不要和他囉哩叭嗦講什麼，你就來告訴我，告訴我一聲，通知我。那麼一早就啊，告訴這個果能，果能也這麼聽，嗯，就這麼答應了，他也不怎麼會有小孩子來出家？

到下午一點多鐘，他在前邊呢，慌慌張張就跑來了，說，師父！師父！真來了，這個小孩子來出家，他是山東人這麼講話這麼樣說；我聽他這麼講，我就到前面去了，我一看，真有一個小孩子，這個小孩子，啊，大約有現在(果靜)那麼高，他十一歲，有那麼高。

我問他，你幹什麼來啊？他說，我在家裏有一個肥和尚他給我託夢叫我到這來找一個安慈法師出家；他說我有病，我出家，病就會好了，啊，我到現在一到這個廟上，我一看這個肥和尚，就是在那個廟上坐著，那個地方

坐著那個和尚，就是他給我託夢，我一天晚間有三個這個夢！

我說，不是吧！我說，你因為沒有飯吃，沒有衣服穿，你覺得出家，啊，吃，啊，雖然吃的不太好，但是也不會餓死；穿雖然穿的也不太好，也不會凍死；你大約是因為啊，這個來要出家吧？是旁人告訴你，是不是這樣子？就告訴你，說，你到那就說你作了夢要出家去，是不是這樣子？

他說，不是！我真作三個夢，那個肥和尚叫我來出家的！當時啊，廟上也吃饅頭，那個饅頭啊，和我們現在的饅頭差不多這麼大，但是不是包子，就是饅頭；還在那個碗廚子裡還有，我拿一個我就咬了一口；咬了一口，啊，我嚼碎了，嚼的就像那個漿糊似的，像那個東西，我就吐到地上；我說，你可以把它撿起吃了，你若撿起吃了然後再說！

他聽我這麼說，啊！他也不怕骯髒，也不怕邋遢，就撿起在地下把他收起就這麼吃了！咦，我一看，這個小孩子是不錯，有點辦法，啊，我就啊，說，好了！就收他在那出家。

把這個小徒弟收下來了，收下他很用功的，參禪打坐啊，學習經典呢，拜佛；等到半年多，他就啊，開了五眼了，那麼某一個人呢，前生做什麼他

也知道，哪一個人有什麼病他也知道，人心裏想什麼他也知道，知道很多事情，半年呢，的功夫。

那麼以後有人就問他，說是你現在這麼大的神通了，你師父知道不知道？問他，他就說了，哦，我沒聽我師父說過，大約他不知道？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，他這個五眼又睜不開了，這個以前的魔障病又來了，啊，又發作了！

就因為我給他治他這個魔障病，和這個水裏頭的怪物啊，作戰了兩個禮拜，白天晚間，白天晚間這麼作戰，兩個禮拜，才又把他這個病又好了；好了可是好了，他這個五眼，就睜不開了。那麼這麼樣子呢，就把水裡頭這怪物就給得罪了！

得罪了，有一天，我帶著四個徒弟，到有一個那個鄉村叫東井子；怎麼叫井呢？它因為四面都高，就這個地方低，好像個井似的，叫東井子。啊，我到這個鄉村有我一些皈依弟子；我在一個姓郭的家裡，他這四外的籬笆，籬笆，杖子啊，都是用木頭這麼做的，大約有八尺高。

正是在這，哦！這天就下起大雨來，上邊的雨下的就像用這個往下潑水那

麼，不是下雨那麼下，那個水不知多少下？下邊那個井裏呀，往外邊竄水，井裡邊往外邊竄水，竄有三丈多高，上邊往下下雨，下不知多少？我再那個院子，我住的那個家裡院子裡邊水大約有二尺深，那個木頭，這個籬笆杖的外邊呢，就有七八尺深那個水；但是它那個雖然是木頭杖子，就是底下慢慢往裏邊流，不太多，往裏邊水很少。

外邊這個人呢，在這個床上站著，我們北方是炕啊，不是床，和床是一樣高的，或者比床更高一點，在床上站著都被水給淹死了那個人。那一次，淹死了三十多個人，房子沖倒了八百多間房子，啊，誰也不知道那一次那個水是預備去淹我的，但是我在那個裏邊呢，那個水只有兩尺深，再就不深了，這麼樣子。就淹我一次沒有淹死，以後在這海裡，這又來一次，這是有種種的因緣的。

[078_嘔吐頌：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4_28\)](#)

啊，這個因緣很殊勝的，就是這個，那個寫了錯很多字，他們誰能會看的都給他們可以給他們一本看著。

這是在民國三十五年(一九四六年)，秋天的時候，我們在天津到上海武昌去。在這個時候我們坐船去呀，這個船呢，幾幾乎在水裡翻了，翻了，這

船上在家人有一百多人大約是，我們出家人呢，有十四個，在這個船上啊，幾幾乎在那海裡都呀，為餵了烏龜，啊，這一百多人，連十四個出家人呢，啊，都要幾幾乎被烏龜給吞到肚裏去！

那麼當時啊，我因為吐的很厲害的，把口裏的苦水都吐，肚裏頭的苦水，不是口裏頭的苦水，肚裏邊的苦水呀，因為受委屈受的太厲害，所以苦水很多；那麼這一下子把苦水都給吐出去。那個船呢，當時往起，前邊往起一抬，有十幾丈那麼高；往下一扎，有十幾丈深，那麼這麼合計起來，一高一低就二十幾丈，這個船呢，啊，在上邊你根本就不能站著；所以就我吐的很厲害！那麼就寫了一首偈頌。

這個偈頌呢，我以前曾經教過你們，這個果前向這個雜誌上寫，他寫錯了。那麼他這寫錯，也都是很好的，因為他也不懂中國，不懂中文呢，就學三、四年的期間，也不是天天學，那麼他寫的還算不錯，美國人寫中國字啊，這算，也算不錯了。但是不錯，就錯了；不錯，又錯了，這是叫錯中錯。

那麼這個偈頌怎麼說的呢？我不要看，我現在還記得，你們我若念錯了，你們可以這個告訴我。這「結伴南行十四僧，鬍子長老沙彌青；碧海接天天萬里，黑波逐浪浪千重；法降妖邪舟未覆，輪逢聖助嘔方寧；喜抵滬海

除饑渴，武昌正覺寶螺鳴」，對不對？我讀沒讀錯吧！讀錯一個字我又改過來，是不是。

「結伴南行十四僧」，那時候我們十四個出家人，十四個出家人呢，就有大約有十二個比丘，十二個比丘啊，當時就有十一個半，十二個半，啊，他都輕看我；所以說那個沙彌青啊，納各青字，也可以用那個輕重那個輕；當時十四個出家人，就有十二個半呢，輕看我，看不起，啊，一看，這個又窮又不會講話，啊，一天到晚也不會說一句話，他們都輕看。

所以叫「鬍子長老」，不是鬍子比丘，這鬍子長老啊，也可以說這個長老好像紅鬍子那麼厲害，人家有錢他都要，要到他手裡去，所有的出家人誰有錢都要給他，就像個紅鬍子似的(東北土匪俗稱紅鬍子)。也可以說，這長老啊，鬍子很長的，這鬍子有這麼長，有這個五十多歲，所以這鬍子長老。

「沙彌青」，沙彌呀，這個青啊，也可以講的通；但要啊，若是用那個輕慢的輕啊，更好！這個沙彌都是年青的，他也輕看我，那麼有十二個半呢，人都輕看我。怎麼十二個半呢？這十二個半，我去是一個，這剩十三個是不是；十三個呢，我拿那個那沙彌有一個他十一二歲，拿他當半個，拿他

的師父呢，當一個半，所以這合起來是十三個，啊，沙彌青，他輕看我。

在那時候啊，在那個黑海裡頭，黑海洋，本來從天津到上海呀，大約三呢，四天就可以到了，我不確實知道，有坐過船從天津到上海，用多少時間是會知道的。我們在那黑海洋呢，那個風颳的這個船就在那轉，不能走，在那個地方啊，大約停止有七、八天。所以船上只帶三天用的東西呀，都吃光了，所以出家人也沒有什麼東西吃；所以那個時候啊，啊，這個這種啊，情形啊，啊，是說不出來那麼苦了！又寒又冷，又沒有東西吃，在船上，啊，又這個船又要翻那個樣子，啊，當時啊，是那種苦啊，只可以身歷其境才知道，旁人不知道的？

那麼這叫啊，啊，「碧海接天天萬里」：這一望啊，天萬里啊，看不著那個邊涯，天萬里。「黑波逐浪」，那黑波呀，黑色的像墨水那麼黑，啊，那個地方，逐浪，一個浪跟著一個浪跑，那黑波逐浪；「浪千重」，千重，不止千重，恐怕萬重，萬萬重都多。

啊，「法降妖邪」，這個用佛法來把這個妖邪給降住了，這個舟啊，這個船才沒有翻，「舟未覆」；啊，「輪逢聖助」，這得到啊，這一個諸佛，菩薩，聖人呢，來呀，保護，幫助；啊，「嘔方寧」，嘔吐了之後，覺著

沒有什麼事情了。

啊，「喜抵滬海」：那麼以後啊，在這個大難不死裏頭，王八精沒有給吞去的時候，啊，這個船也到上海了；「除饑渴」，到了上海也沒有饑，也沒有渴了。啊，「武昌正覺寶螺鳴」，那麼以後到武昌啊，正覺寺啊，他們這個迎接我們這個人呢，又打鐘，打鼓的，又擊大法鼓，吹大法螺啊，這叫寶螺鳴。這是啊，前幾年這麼一個這叫嘔吐頌，因為嘔吐了，以後寫這麼幾句話。

那麼這幾句話這個果前寫到雜誌上了，字都寫錯了，那麼現在幸虧呀，我們這來這位這個謝教授，告訴我，說有一些個錯字，若他不告訴我根本就不知道的？因為根本我就沒看，有沒有中文呢，並且這個雜誌是個英文的雜誌，有幾句中文呢，我也沒有時間來看，那麼你們以後啊，往雜誌放的中文呢，也應該寫出來先給我看一看；我看一看，我看之後就不會有這個錯字，啊，你不給我看，哎，就會貽笑大方，這個謝教授不會笑我們；但是啊，不是謝教授就會笑！

[079_彭祖壽活八百八十歲：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4_29\)](#)

我們所有的人呢，在一出生的時候，閻羅王那都有個file，都有一個存根，

在閻羅王那都有一個，這叫**生死的簿！**，生死的book。那麼這個生死的簿啊，就把這個彭祖他出生的時後啊，就沒有給寫上；為什麼沒有給寫上呢？哎，這講起來真是啊，很好笑，因為閻羅王那個secretary睡著了，所以忘了寫了，那個生死的簿上就沒有這個彭祖這麼一個人，也沒有這麼一個鬼了，啊，人將來是會做鬼的，鬼又可以會做人的。

那麼這個彭祖，他呀，閻羅王那個file上沒有他的名字，所以呀，他活了一年也不死，活了一年也不死，閻羅王啊，啊，也找不著他。那麼以後啊，大約有人死的時候，就和閻羅王啊，來辯論起來；辯論什麼呢？說我現在才幾十歲，你就叫我死，你太不公平！閻羅王說，怎麼不公平呢？啊，這個人說，我鄰居呀，有個姓彭的，叫祖，彭祖，他現在活了八百多歲了，你怎麼不叫他死呢？我八十歲還不到呢，你就叫我死！不單我，我們家裡這個所有的 neighbor，所有的鄰居，都沒有活過一百歲的，啊，這個彭祖他活八百多歲，他和你是什麼親戚呀？有什麼交情啊？他給你多少錢呢？買的你叫他死啊？啊，你總說你鐵面無私，你是公平，你公正什麼？

閻羅王，噢！Secretary，你快看一看，怎麼你不叫這個人死呢？這個人打開簿，說，沒有這麼一個人？沒有，那他怎麼說呢？那麼沒有，沒有，他當然不會說的，快去把這個人抓來！派出去一個鬼，也找不著這個人，因

為那個生死的簿上沒有他的名字，他一定要有個order，有一個這個到那對不上這個，沒有這麼個人；去了一次，也找不著這個人，去了一次，也找不著這個人！

以後這閻羅王也就想辦法了，怎麼樣呢？哎，要做一個奇怪的事情，才能找著這個不是平凡的人，要做一個奇怪的事情。怎麼做奇怪的事情呢？

哎，這很容易的，閻羅王就告訴這個鬼呀，說，你呀，你到人間去，你找這一些個木炭，在這個海的邊上啊，你洗這木炭，用刷子刷這木炭！

啊，有人問你，為什麼你要洗刷這個木炭呢？你就說，因為它太黑了，這個木炭太黑了這個顏色，我想把它刷白了，啊，把它洗白了它，洗，但是沒有用泡皂粉，也沒有這個洗衣服那個粉，他就這麼刷，洗。那麼現在要是用一點化學的工作可以把這黑的把它變成白的，或者可能，要用化學的這種的品，chemical，用這個可以，或者可以的，但是那時候沒有。

沒有啊，他就這麼洗，洗了大約也很久了，啊，那麼這樣子呢，他所以在那刷，一刷也不知道刷了多少十年呢？啊，這一天彭祖走到那地方了，看，咦，拿著炭用這水來洗，咦，太奇怪！這個世間我什麼都懂，怎麼這刷這個炭，洗炭幹什麼呢？那炭是燒火的，不必用水洗呀，他就問，喂，老夥

計，就老朋友，你這幹什麼呢？你是不是沒有工作，吃飽了沒有什麼工作，你在這幹什麼呢？這個鬼本來是變一個人的樣子，不是鬼的樣子；他就回頭望望他，說，哦，我呀，我想把我這個炭洗白了它，刷白了它！

哈哈，彭祖一聽這話就哈哈大笑！說，我彭祖的壽命活了八百八呀，沒有看見黑炭向白刷，沒有看見過這黑炭可以想把它洗白了，這鬼說，喔！你就是彭祖啊，那快跟著我走吧！閻羅王正找你找不著，這回我可找著！於是乎把彭祖就給抓去了，就這麼樣子，才找著這個彭祖。

所以呢，方才講的就是彭祖壽活八百八十歲，那麼他就因為要多管閒事，就被閻羅王把他找著了。啊，他要不管這個人家刷炭，洗炭這個閒事，啊，那麼閻羅王永遠都找不著他，因為閻羅王的file上沒有他的名字；啊，這一管閒事，就管出麻煩了，就死了。

[080_作夢：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5_01\)](#)

講的一個「夢」字，這個夢啊，有種種不同的，有真夢，有假夢。什麼叫真夢呢？真夢啊，是在世俗間呢，所講的，它有一種靈驗。譬如，晚間夢見呢，一個境界，啊，說是我什麼親戚來了，或者什麼朋友來了；等到明天呢，果然這個親戚就來了，或者是朋友來了。啊，在這個他沒有來之前，

預先就有這麼一個夢，這可以說是真的了，一般人來講這是真的。

若是按著修道來講呢，這也不是真的。為什麼呢？它還是夢！在夢裏頭見這種境界，你不是在定裏頭見這個境界；若在定裏頭見的境界呢，不是夢中見的，是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不是睡著覺那麼知道的；就是啊，在靜坐之中，啊，這個境界就現前了，啊，說，你看，一觀察明天有什麼事情，啊，這明天這個事情啊，就像演電影似的，看那個電視似，這個東西都現出來，啊，明天有什麼事情。

這明天的事情你若知道了，又可以知道後天的事情，再後天，甚至於明年的事情，你今年就知道。啊，明年呢，的今天我要死了，還有一年的壽命，啊，這趕快預備後事，啊，你說，這妙不妙！生也知道，死也知道；什麼時候生，什麼時候死都知道。

所以六祖大師，哎，在沒有啊，入滅以前，前幾年呢，就告訴徒弟，給他做出來一個坐棺，說他就要啊，走了，這就是啊，在定中啊，就知道了！不單知道明年的事情，知道啊，幾十年以後的事情；不單能知道幾十年後的事情，能知道幾百年、幾千年、幾萬萬年的後邊呢，要願意想知道它，都可以知道，這個呢，就不是夢。

什麼叫假夢呢？我們這個人在世界上啊，都做假夢！你沒有開悟之前呢，所行所做，這都叫一個假夢在這，在這作夢呢！可是啊，在夢中，你不知道你是做夢，你等夢醒了才會知道作夢。所以呀，你在夢中，作夢的時候覺得啊，啊，這五大洲啊，都走遍了，啊，美洲、非洲、亞洲、澳洲、歐洲這五大洲都遊遍了，啊，到處啊，這個境界也都啊，看了。

啊，所謂環遊世界，世界去各處都到了；不單世界到了，在作夢裏頭啊，忽然而天又忽然而地，啊，忽然跑到月球裏頭去了；啊，他們太空人到這地方拿這個爛石頭搬回去有什麼用呢？真是可憐！太愚癡了！要石頭這個地球上多得很嘛！你何必又跑到太空去搬去呢？啊，這些個人真是沒事情來找事情幹，在夢裏頭啊，哈！把這個政府也給罵了，啊，這個總統啊，啊，也給推倒了，什麼都幹過了，做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事情，哦，這誰都知道，名聞世界，世界都，啊，都知道你這個人了。

可是啊，走了這麼多的地方，啊，五大洲走遍了，天堂地獄也都看完了；啊，本來人看不見地獄啊，他就作夢裏頭有了神通了，又可以到地獄裏去看一看，啊，看看那個小鬼呀，在那地方齜牙咧嘴，發脾氣。

等到醒了時候怎麼樣啊？走了這麼多地方，還是在枕頭上呢，還是在那個床上呢，啊，沒離開這個所睡的這個床啊，啊，一寸，還是在這個床上，在這個枕頭上，在這個枕頭作夢的時候，遊遍五大洲，啊，太空，到太空也探險了，去探險去；啊，甚至喜馬拉雅山頂上他也去了。

日本那些探險家到喜馬拉雅山就摔死了十四、五個；啊，他到那個地方平安無事，什麼危險也沒有，喜馬拉雅山也到了；那麼回來還是在枕頭上，在這枕頭山上這躺著，枕頭山，pillow mountain，枕頭，pillow mountain 這探險呢！

[081_哪一個把你綁上了：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5_01\)](#)

所以在以前呢，有一個老修行，他就想求解脫，見著善知識啊，就求啊，善知識幫他解脫；那麼問了很多善知識，善知識啊，都沒有法子幫他解脫，沒有法子啊，啊，令他得到自在，得到自由。那麼有一次啊，他又問這個一個老的善知識，這個老的善知識啊，啊，老的牙也掉，眼睛也花，耳朵也聾了，但是啊，他沒有執著；那麼他又來呀，求解脫，向這個老善知識。

善知識，這個老的掉牙這個善知識啊，就對他說了，說，你求解脫，**哪一個把你綁上了？**這一句話，他豁然開悟了，喔，得到自由了，得到自在了，

德到解脫了，因為他就放下了，把那個執破了。把執破了，所以本來沒有人綁著自己呀，你自己綁著自己！啊，自己怎麼樣綁呢？就是那個執著把你綁住了；你若沒有執著啊，啊，那就得到解脫了。

那麼修道的人，和學佛法的人，有的人，明明啊，知道這是一種執著，但是他也不願意放下他這個執著；這種執著啊，就是你捨不了的，放不下的，這都叫執著。若沒有執著了，也沒有憎、也沒有愛，也沒有遠、也沒有近、也沒有大、也沒有小，也沒有多、也沒有少，圓融無礙，無礙圓融，這才是自性的本體，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。

你不能放下的要放下，不能捨的要捨，那麼就沒有麻煩了；因為你所有的麻煩就是因為放不下、捨不了，這才有麻煩，有煩惱了。我們現在在這學佛法，學一天，要執著少一點；學兩天，這個執著更少兩點；不要學啊，越學這個執著越深，人家說我一句不對，啊，這無名火也點著了，有三千丈那麼高，那就啊，不要學佛法了，學佛法就是啊，要破這個執著。

[082_因無限：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5_01\)](#)

佛呀，在因地修無量無邊的行門，發無量無邊的大願，修無量無邊的觀法，所以呀，叫因無限，就是沒有一個限度，沒有一個邊際。「謂諸佛菩薩」：

這是所說的，十方諸佛，和十方的菩薩，「昔在因中」：在以前呢，在這個因地之中；**因地，就是沒有證果以前**。我們現在這個學佛法，這都是在因地；沒有證果以前，都是叫因地。那麼種這個因，才結這個果，到結果上，這叫**果地**。

佛呀，在因地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修這個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。無緣，就是沒有緣；沒有緣呢，才要用慈悲心來度化。那麼有緣的度化不度化呢？有緣地更要度化，更要來教化；就是沒有緣的，也要教化他，也要攝受他，所以這叫無緣大慈，沒有緣還要度。

啊，佛度眾生，是捨頭目腦髓，身心性命，為行菩薩道，布施這個生命，來呀，教化眾生。所以呀，才有這個捨身餵虎，割肉餵鷹，這個種種的苦行，人所不能行的，他去做去，這都是啊，叫因無限。

釋迦牟尼佛，在因地中啊，捨過一千個身來救度眾生；那麼說是一千個身，其實啊，是沒有數量那麼多，不僅僅的就是一千。所以說，盡大地，沒有一粒微塵那麼多的地方，不是啊，過去諸佛呀，捨身命處。

我們各位呀，學佛法，應該生大慚愧，佛能有這樣的偉大，為救度眾生，

布施一切，我們能不能做到這個事情？我們自己要迴光返照，要看一看！所以呀，要是能做的到，就是佛的弟子；要是做不到，也不願意去做，那就是魔的弟子，魔呀，就是怕吃虧，啊，歡喜佔便宜，歡喜自利，而不歡喜利他。啊，所以呀，十方諸佛菩薩在因地中啊，這種的偉大的犧牲，就沒有限量。

083_天高了三尺：[\(華嚴經疏懸談-第五門-2013_05_04\)](#)

「謂語起名」：那麼有了這個言語了，就有了名了。「名能顯義」：你一有言語，又有一個名字；沒有言語呢，就是沒有名字。所以老子才說，「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就是萬物之母了」，那麼你在沒有語言之前呢，你給它起不出一個名字來；有了語言了，貓，就是貓的名字；狗，就是狗的名字；人，就是人的名字；畜生，就是畜生的名字；說那是人，喔，這大家知道這個人，人有個名字，啊，各有其名。因為這個名能顯義，有這個名字了，就把這個義理就顯出來了。

哦，說那個人是幹什麼的？喔，他是個出家人，出家人是拜佛的，念經的。說那個人是個做生意的，喔，他賺很多錢的。啊，說那個人是做官的，喔，那個地方就地皮低下去三尺；天呢，就高了三尺；天高了三尺，就因為啊，地呀，低了三尺。這地低了三尺是哪去了呢？就被這個貪官污吏把這個地

皮給刮去了。所以呀，你若罵這個做官的，他是個貪官污吏，你就，哦，他是個天高三尺！他若不懂得，他以為這是讚歎他，喔，他做官，天都高了三尺！這就名能顯義。

啊，在中國啊，叫這個貪官污吏，就叫刮地皮，刮呀，(就是刮臉那個刀子那叫刮，刮地皮，這個你刮鬍子啊，他刮地皮)；為什麼刮地皮呀，這就表示這個老百姓的錢呢，他都給拿去了，帶到他荷包裏頭，就叫啊，刮地皮。那個地皮本來很厚的，所以他能刮下去三尺那麼深，刮三尺。地皮，把地皮刮去三尺，所以這個天就高了三尺。

084_論成西域，則地震光流：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

Door08_004-004-130528)

世親菩薩是印度人，他所習學的是小乘教；他有個哥哥，是無著菩薩，所習的是大乘教。這無著菩薩，就想要度他這個弟弟，教他迴小向大。所以呀，就說小乘教啊，這個法是不究竟的，這是啊，化城，而不是阿，寶所！這是啊，教這個窮子拿著一個糞筐啊，到處去撿糞的一個法門。

世親菩薩一聽這個說法，啊，就勃然大怒，發起脾氣來了，說，你這才是偏見呢！啊，你說你大乘是寶所，大乘是究竟法，我不相信的？於是乎啊，

他就造了一部小乘的論，專門呢，來批評大乘。說大乘，啊，是有名無實；大乘，啊，是虛無縹緲；大乘，啊，是一個空談，而不啊，實際的，不實在的；就用種種的方法、種種的譬喻、種種的言說、種種的義理，來批評啊，這個大乘！這無著菩薩，簡直就沒有辦法他，啊，雖然是做哥哥的，也啊，管不了這個弟弟；啊，這個弟弟呀，是狂妄無知，啊，他沒有法子教化他。

那麼想來想去啊，有一天呢，就想起一個方法來，想的頭髮都白了，把這個無著菩薩想的頭髮都白了，哎，這個方法可想出來了。什麼呢？唉！年紀也這麼大了，自己就說自己要死了，啊，將要啊，嗚呼哀哉了。那麼就放出來一種的傳說，說什麼呢？說我這一生啊，學習佛法，已經啊，無所貪戀了！還有一件事我放不下的，是什麼呢？就是啊，我在沒死之前最好能見一見我這個兄弟呀，世親！那麼若能見一見他，我就死了，眼睛也都可以閉上眼睛了；不然呢，啊！我真是對不起他囉！我令他，啊，發我的脾氣，這是很對不起我這個弟弟的！

哎，他這麼樣一有這種的傳說，叫人這麼樣給他互相傳說這個這幾句話！世親菩薩一聽，說，啊，我哥哥要死了，不管他對我好不好，我現在要去看一看他去了！啊，要去看一看了！看一看呢，那麼他說看見我，他死就

瞑目了！

於是乎就來了，來了，啊，無著菩薩就對他說，說為什麼我有病啊？世親你知道嗎？就因為我對不起你呀！我給你講的法呀，令你呀，很不高興的，不歡喜，啊，我一想以後啊，就生大慚愧，覺得太對不起你！

那麼這樣子，世親菩薩一聽他懺悔！對他，說，那沒有關係，啊，你說什麼，過去算了！我都不介意這個事情了！那麼這個無著菩薩又對這個世親說，說是，啊，我現要死了，最好有人幫我念一部華嚴經啊，我更高興了！這華嚴經啊，是我一生啊，所習學的，啊，現在可惜我自己也不能念了；若有人念給我聽一遍，我也啊，啊，心裏就沒有這麼樣子痛苦了。世親菩薩說，啊，那我來幫你念囉！於是乎就上套了，上這個無著菩薩這個什麼，他就幫他念華嚴經！

念，越念越覺得自己是不對了，越念自己覺得所說的道理，啊，都錯了！啊，來造這個五百卷的這個論，啊，也啊，譏謗大乘，這個罪過無量了！啊，越念，越覺得自己不對！這華嚴的境界，喔！他一念這華嚴經，華嚴經這個字，每一個字都放大光明，每一個字啊，啊！都是啊，顯出這個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不可思議，不可說這種的境界來！

啊，他就生大慚愧了！啊，他明白了。明白了，生大慚愧了，就說，哥哥，哥哥你快遞給我一把劍，寶劍！他哥哥問，給你一把寶劍幹什麼？他說，唉！我呀，現在念這華嚴經，我知道我以前呢，用我這個舌頭來譏謗大乘啊，這是罪過無量！現在呀，我要把我這個舌頭啊，用寶劍割了它去！

無著菩薩一聽，說，唉，你不要這麼小孩子見識囉！世親菩薩說，怎麼樣呢？他說，你呀，好像**在這個地跌倒了，你要還藉著這個地站起來，那才算！**你在地跌倒了，你就認為，啊，這我跌倒了，不起來了，那麼那就有什麼用呢？

現在你因為用這個舌頭來譏謗大乘，你何妨再用你這個舌頭來讚歎大乘呢！

這個世親菩薩一聽，說，對呀！噢！我譏謗大乘，可以那麼我現在呀，我可以讚歎！於是乎啊，就走到山裏頭去寫這華嚴論！這個論成了，寫了五百卷華嚴論，啊，有的人說六百卷；那麼，啊，總而言之這華嚴論，你若想知道多少卷，你就看看華嚴論就知道了！

那麼寫成了，這個大地就六變震動！那麼在這個國的國王啊，就去見這個

世親。到那見，說，你是不是證到阿羅漢果了？他說，不是。說，你既然沒有證到阿羅漢果，怎麼這個地動呢？他說啊，因為我以前譏謗大乘，現在我寫了一部華嚴論讚歎大乘；我這個論寫成了，這個地就震動，放光，啊，地就流光了！所以說論成西域，則地震光流，就是啊，這個故事。

[085_感通玄悟：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 Door08_005-005-130529\)](#)

志徹清涼，志啊，是志願；徹呀，是要通徹，就是明白了解的意思。就是一定要開悟，啊，我要徹底開悟。想到什麼地方去開悟呢？想到清涼山，就是五台山。五台山那個地方啊，是清涼山。怎麼叫清涼呢？沒有那麼容易睡著覺。啊，沒有那麼容易睡著覺，還就有時間來修行。

所以呀，啊，你若到普陀山，那地方也很熱的，唉，用功啊，啊，就要睡覺。你到九華山，那個地方啊，也有潮濕，啊，它又近著江，又近著海，啊，很多水，也不能修行。峨嵋山呢，啊，也是啊，沒有那麼冷。唯有五台山，清涼山，那個地方，又清涼，啊，是又啊，寂靜，啊，非常靜，連一個小鳥叫啊，都沒有，啊，那個地方非常清靜。所以呀，一定要到那個地方去開悟修行去！

說，那明天我也去！嘿，你去不了的，哈，因為你沒有那麼大福報。啊，

現在啊，有這個國際間的問題呀，不是那麼隨便去的。那麼不去怎麼辦呢？我們現在在這個國家，也找一個清涼的山，找一個很冷的地方，就不會睡那麼多覺。因為一睡著了就冷了，一冷了，一打顫顫就醒了；醒了，就要修道用功了，又要把自己這鍋爐燒起來了，把heater開開了。

把你這個heater一開開，啊，不那麼冷了；你一睡著，那個heater一關了，嘿，就冷了。所以你開開heater，可以用功修行；你關上heater，睡覺，那就會出毛病的。

所以這叫志徹清涼，誰呢？有兩個人。第一個，就是北齊時候一個太監，他叫什麼名字呢？叫這個劉謙之。怎麼叫太監呢？啊，就是啊，把那個男根沒有了，所以呀，這叫太監。太監他怎麼能修道呢？太監本來修道不太容易了，因為啊，他不是丈夫相了，是女人相了。

那麼他呀，隨著第三個太子，這第三個太子啊，是個信佛的，在這個太和年間，北齊太和年間；這第三個太子啊，就發願，發願要啊，燒身供養文殊師利菩薩！那麼於是乎啊，就帶著這個劉謙之到了五台山，這個第三個太子啊，就在文殊師利菩薩面前呢，把這個身體用火來燒了！

這個太監一看，說，喔！這個第三個太子都發這樣的菩提心，我是一個太監？啊，我應該呀，也發心修道囉！於是回去啊，就向這國王上了一道表章，請求啊，許可他去到五台山修道去。那麼國王看他這麼樣誠心，也就啊，成就他這個願力；成就他願力，叫他到五台山去修行。

那麼他到五台山呢，啊，就專修華嚴經，啊，念華嚴經，拜華嚴經，寫華嚴經，啊，他這個總而言之啊，以這個「華嚴」作他的這種功課。那麼有一次啊，三個禮拜他也沒吃東西，只喝水；只喝水呀，來維持他這個生命；那個嘛，這個身體雖然很軟弱的，可是啊，他這個志願呢，就很堅固的，啊，還是那麼誦經，念經啊，拜經啊，寫經啊，這個一天到晚都是做這個工作。

啊，我們，想你們各位，這與華嚴經都有大因緣的，你們都應該發願呢！或者寫華嚴經，或者拜華嚴經，或者念華嚴經，都啊，從事這華嚴的工作。

那麼這個劉謙之啊，他這樣去修行修行，啊，修行啊，本來太監呢，是沒有鬍子的，不會長鬍子的；那麼忽然間一天呢，把鬍子也長出來了，不單長出鬍子，這鬍子還長得很長；啊，不但很長的鬍子，而且還很美麗；這鬍子一根一根的就像用油油的那麼亮，啊，那麼美麗。

那個所以呀，特別了，相貌也就復丈夫相了，恢復他的大丈夫相，那麼然後就開悟了！開悟了，啊，照了諸法實相，啊，把諸法實相他都明白了。所以呀，就拿起筆來就寫華嚴論！啊，不停的這麼寫！寫！寫！寫了幾年，寫了一部華嚴論六百卷，寫成了。這是啊，叫這個「則感通玄悟」，啊，這是一個玄悟的，感通玄悟。

還有一個法師，他是在啊，後魏的，他的名字靈辨，靈辨法師。這個靈辨法師是太原的人，太原晉陽人。那麼他出家之後啊，就是專修華嚴；專修華嚴，以後就聽到人家說啊，這五台山是華嚴這個道場啊，文殊師利菩薩在那個地方來這個做這個善知識！那麼他也就想到五台山呢，這個清涼山去修行。

那麼到那個地方，他也不穿鞋，也不穿襪子，跑路啊，就冬天，夏天都是打赤腳的；把這個足啊，就都走路走破了，因為他頂著很重一部華嚴經！那時候那華嚴經它是用筆寫出來的，很大的字，大約一個字都有這麼一個茶杯口這麼大一個字！啊，他揹著這麼一部華嚴經啊，到處去念呢，到處去拜呀，到處去，去修行啊，這很重的！所以因為揹著東西重啊，所以腳也就都磨破了；磨，腳破了一定要流血，你看，就是足破血流了！流血了，

啊，他還是不停止這麼修行，還是這麼苦幹，啊，這麼修這苦行。

修這苦行啊，這時候文殊菩薩，啊，就感動文殊菩薩了！文殊菩薩來，就在空中啊，就對他講了，啊，說，汝止矣！汝止矣啊！這個「止」，不是說你好了，不是說你成功了，不是說那個樣子；就說，你休息休息了！你休息休息了！啊，你這個好孩子啊，真是可憐囉！啊，你太可憐了！休息休息吧！啊，你休息休息啊，你不要用旁的功了，你現在呀，就這個思惟此經啊！就是啊，你呀，思惟這華嚴經的道理。

啊，於是乎他啊，是誰呢？啊，不是你！不是我！不是他！就是靈辦法師！他就坐那地方了！坐那地方就想，哦，華嚴！華嚴！華嚴！這華嚴！華嚴怎麼，啊！這麼妙呢？這一想這個妙的境界！他和這個妙境界就合而為一了！就照了這個華嚴三昧了！他照了華嚴三昧，就大徹大悟了。

大徹大悟，以後，他又造了一百卷華嚴論(於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(西元五一六)正月，在清涼寺造了華嚴論一百卷)。他又在這那個懸甕山呢，在那也修行過。所以他這開悟啊，有的人說是在懸甕山開的悟，有的人說在五台山開的悟，總而言之啊，這兩個山之間呢，哪個山都有多少關係，啊，也不是在這個山開的悟，也不是在那個山開的悟，是在啊，那個無影山那

個山下開的大悟，造了一部華嚴論，一百卷。所以這叫啊，啊，感通玄悟。

086_慧悟法師：[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 Door08_007-007-130529\)](#)

讀誦這一部華嚴經有什麼好處？那麼讀誦華嚴經，這個利益呀，是無窮無盡的，說不出來那麼多，講不完那麼多。現在舉出幾種啊，顯著的那麼來說一說。

這個第一個，就是在這個隋朝的時候，有禪定道場，這有一個出家人，他的名字呢，叫慧悟法師。那麼他啊，有一個同參，同參呢，就是在一起修行。雖然在一起修行，兩個人呢，修行的行門不同。這慧悟法師啊，他就讀誦華嚴經，以華嚴經啊，作他每天的功課，也就是頂戴受持，禮拜供養這個華嚴經。那一位同參，和他在一起修行那一個法師，就是啊，讀誦涅槃經。一個修涅槃經，一個啊，修華嚴經。

有一天，就來了一個人，這個人呢，到這就請這兩位法師到他家裡去啊，應供。這兩位法師啊，就互相啊，推辭，啊，慧悟法師啊，就請那一位同參去應供；那一位同參，就請慧悟法師去應供；兩個人呢，啊，他也願意守門口，他也願意呀，守門口，不願意去應供。

那麼這個人就說了，說，我所請的是讀誦華嚴的法師。於是乎這就沒有推辭了，這慧悟法師就去應供。到那去啊，一看，原來這個請他應供這個居士啊，就是山神請他去應供；不單請他一個人，請了有一千多個阿羅漢，請一千多個羅漢，來一起應供。

那麼這一些個羅漢呢，就都啊，請這個慧悟法師坐在上座，他們都坐在下座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是讀誦大乘華嚴經的，讀誦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是大乘的法師；所以呀，這個阿羅漢呢，都要啊，恭敬這個大乘法師，就請他上座。吃完飯了，吃完了這個齋呢，啊，這些個阿羅漢呢，就都啊，邁著步，就走到虛空裏頭去了，啊，一步一步的，就昇到虛空裡去了。

那麼這個山神，又叫啊，一個童子，來呀，侍候這個慧悟法師。那麼這個童子呢，就鑽到啊，慧悟法師的口裏去，進到他肚裏頭去了，他就把這個童子給吃了。吃了之後啊，他就開了悟了。開悟，那麼以後啊，也就回去了。

回到這個他這個修行的地方啊，把華嚴經啊，背到身上，就走了。走了，也就啊，渺然向這個虛空走去了，這叫啊，「讀誦，則渺然履空」。這是一個誦華嚴經得到啊，利益的這一位法師。

087_辨才法師：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 Door08_008-008-130529)

這個呢，也是一位法師，這位法師啊，叫辨才。他是什麼地方的人呢，沒有人知道？他呀，也是讀誦華嚴經的，讀誦了十六年，一點什麼利益也沒有得到，還是啊，笨頭笨腦的，也不明白道理。以後他自己就想了；他說，哦，我雖然讀誦華嚴經，這麼久也沒有開悟，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，一定是啊，自己對這個經啊，還是不恭敬！所以讀了十六年呢，還是不明白經義。

於是乎啊，他就想方法，來呀，保護這個經典，令這個經典呢，時時都非常的潔淨。他用這個香啊，種種的香，來做一個盒子，把這華嚴經啊，放到這個裏邊。走路，他把這個經的盒子頂到頭上；停止，他把這個經啊，就放到前邊，就來啊，禮拜！那麼這樣子，時時刻刻都恭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禮拜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思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！

又經過了三年時間，有一天晚間呢，他就啊，作了一個夢！夢見誰了呢？夢見普賢菩薩！就給他講這華嚴經的妙義，教他怎麼樣修行。那麼在夢中啊，因為普賢菩薩給他講這個法，他就豁然開悟了！以前呢，華嚴經他誦了十六年呢，啊，一句也背不出來，記不住。

那麼由這個之後呢，「煥若臨鏡」：就好像啊，對著鏡子看這個經，那個經啊，就在鏡子裏邊，那個一個字啊，一個字，非常清楚；並且啊，他看完了之後，就不忘了，就永遠都記得，這叫煥若臨鏡。

088_樊玄智法師：[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 Door08_008-008-130529\)](#)

這個「每舍舍利」：怎麼叫每舍舍利呢？這是啊，這個樊玄智。樊玄智啊，他一生出來以後，就很相信佛法的，以後就投啊，這個杜順和尚修道。杜順和尚，就是前邊所講的法順和尚，因為他又叫杜順，所以呀，有的地方叫法順，有的地方就是杜順，這是一個人。他是專門誦華嚴經，那個流水的地方，他走的那個流水地方，他可以叫那個水不流，水斷流。很多的狼、蟲、虎、豹啊，都皈依他。

那麼這一位這個教樊玄智，杜順和尚啊，也就教他誦華嚴經，以華嚴經啊，作他的功課，就是修行，天天念華嚴經。他就念華嚴經啊，啊，念過了一個時期，大約或者三年呢，或者五年。所以我們人修道，不要修了兩天半，說哦！我到這個，這也兩年多了，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？哈哈！你不顛倒了就是好處嘛！你還要得到什麼好處？

你不顛倒了，不像以前那麼迷了，那就是好處嘛！你明白一點道理了，那就是好處！他自己還不知道？還說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！啊，你想撿一萬兩金子，那是辦不到；不過這個無形的好處啊，多得很，你不知道。你知道啊，你若不學佛法或者早就死了呢！你這一學佛法，所以就沒有死，那麼你說這個好處，是不好處？或者你沒有學佛法，你吃毒藥，被毒藥給毒死了；啊，吃的迷迷糊糊的，就去見海龍王都不一定的。那麼現在，啊！你還明明白白的，這就是好處嘛！

那麼這一位樊玄智，他讀誦華嚴經大約經過五年之後，他口裏呀，常常啊，就有舍利出現，舍利子！那麼隔一個時期，出現一粒舍利；隔一個時期，出現一粒舍利；所以呀，啊，等到他往生的時候啊，有幾百那麼多的舍利，在他口裏生出來。

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就因為他讀誦這華嚴經，得到啊，這個舍利，所以說，每含舍利，每每的這口裏就，啊，生出一粒舍利來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！

[089_適會神僧：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 Door08_008-008-130529\)](#)

「適會神僧」：就是我們前邊講這位呀，苑律師，遠公律師。這一位律師啊，他啊，有一次走路，走到這個灞凌橋那個地方啊，天就黑了，他平時

啊，也是讀誦華嚴經的；天黑了，在這個旅店呢，就住下。住下，沒有多少時間，又來一個僧人，這個僧人呢，穿的衣服特別的破舊，很舊的；他這個相貌生的也很醜陋的。

那個店的主人，就把他送到另外一個房間呢，住下；住下，和這個苑律師啊，是毗鄰，就在他旁邊這個房子，鄰居，neighbor。那麼所以他吃飯呢，幹什麼，他也都看的清清楚楚的。

這個僧人呢，哈，晚間，就和這個店主人要的最好的好酒，最好的這個好肉，啊！他喝酒，一喝就一大杯，啊，一口就一大杯，吃肉，哦，那麼很大一塊肉，他一口也就吞了，那麼吃的非常快。所謂：「狼吞虎嚥」，好像那個狼啊，和老虎啊，吃東西一樣。啊，那麼甚至於啊，這個酒，就像喝茶那麼喝，喝酒像喝茶那麼樣喝；啊，吃肉啊，啊，他也不嚼，到口裏就到肚裏去。那麼吃的也很多，喝的也很多。

吃完了，喝完了，他就用這個灰呀，就來漱口，把這口啊，洗乾淨了，他就坐到那地方誦華嚴經！這誦華嚴經誦的非常快，啊，本來這一部華嚴經要念幾天才念完呢！他這個吃完了飯呢，到，大約要到兩點鐘的樣子，哈，他就把它念完了。

這個苑律師在這聽的他念經念的清清楚楚的！啊，他念跟不上，聽的，可以聽；啊，那麼他知道這一位和尚啊，不是普通的和尚了，他就生大慚愧！啊！說是，我念華嚴經要念很多天才念完一遍，這一位和尚啊，這個法師，啊，幾個鐘頭就念完了！他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一個神僧！聖僧！

於是乎啊，就穿上袍，搭著衣，走到叫這個僧人的房啊，去頂禮，求懺悔！痛哭流涕，對著這個僧人呢，就哭，啊，一邊哭，一邊拜！也不知道拜了多少拜？哭了多少時間？又本來對著這個僧拜，抬起頭一看這個僧沒有了，所以呀，他認為這是神僧！那麼在這個房裏邊，他在門，堵著門口這拜，那麼這個僧人呢，也沒有路可以出去的，所以呀，他知道啊，這遇著神僧了，所以叫適會神僧。

[090_涌地現金色之身：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 Door08_009-009-130530\)](#)

「涌地現金色之身，昇天止修羅之陣」：涌地，就是從地涌出，從地涌出菩薩。這是啊，慧祐法師，是啊，崇福寺的一個僧人。他啊，也是歡喜讀誦華嚴，那麼他歡喜在夜間呢，讀誦這華嚴經。那麼他在啊，這個廟裡邊，一般人都休息睡覺了，他就點起來香，自己呀，在那讀誦華嚴經，這個出現這一品。讀誦出現這一品呢，他也不怕冷、也不怕餓，那麼在這這麼精

進，修行這個出現品，讀誦了有九年的時間。

有一天呢，他就看見呢，有十多個呀，這個菩薩！在他誦經這個前邊呢，從那個地裏邊呢，就都啊，現出來，涌現出來。那麼這每一位菩薩都是啊，金光燦爛的這個金色之身，現金色身，坐著大寶蓮華，合起掌來，來聽他誦這個出現品這個經！等他把這個經誦完了，這十多個菩薩又都不見了！每一次都是這樣子，每一次啊，他誦經啊，都是有這種境界。所以這叫啊，涌地現金色之身。

[091_昇天止修羅之陣：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09-009-130530\)](#)

昇天止修羅之陣，這是啊，一位沙彌，這位沙彌是啊，于闐國的一位沙彌，他的名字啊，叫**般若彌伽波**。這個沙彌也是誦華嚴經，他戒行精嚴，修持戒律持修持的很清淨的，啊，不是馬馬虎虎的。那麼他誦這個華嚴經，誦來誦去啊，也誦了很久了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誦經呢，就來一個天人，向他長跪合掌，請他到天上去，給誦經！他說，我是啊，天上的天王啊，派我來請法師到天上去給誦經。那麼現在呀，請法師你把眼睛閉上！這個般若彌伽波啊，就把眼睛閉上啊，啊！就好像作夢似的，就到了天上去！

到了天上，這個天王啊，就向他叩頭頂禮，請他讀誦華嚴經！說啊，誦華嚴經，這因為啊，天上的修羅王啊，和這個天王作戰，作戰呢，怎麼樣子也打不勝，啊，總是這個修羅勝。那麼現在呀，請法師給誦誦華嚴經，以這種的功德呀，迴向啊，令這個修羅敗退了。

於是乎啊，就給他天人的這個大寶駱車，給他天人呢，坐的車；前邊呢，旋著這個幢幡寶蓋，他在這個車上啊，給誦華嚴經！這一誦華嚴經，這修羅，正和天兵天將作戰呢，一聽見華嚴經，啊，就都敗退了，敗退，都跑了。跑了，那麼他就回來囉！回來了，他這個身體呀，就染有天香，這個天上的香氣呀，就染到他這個身上了；那麼所以呀，他這一生啊，這個身上啊，都有這一股的天香的這個香味。

092_海神聽而時雨滂沱：[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1-011-130530\)](#)

「海神聽而時雨滂沱」：這個呢，就是有一個法師叫道英，他俗家姓陳，就是山西人，蒲州；蒲州就是山西。他在這個十八歲的時候，他父親、母親呢，就叫他結婚了；結婚之後，等到五年，同住了五年，和他這個太太同住了五年。可是啊，雖然同住五年，「誓不相觸啊」啊，和他太太呀，沒有這個皮膚的接觸，沒有這種的男女這種的行為。

所以呀，他以後就出家了。出家，就學習華嚴經，學習華嚴經沒有多久啊，他就到這個太行山去啊，有一個**柏梯寺**，在那地方就修行，修行**止觀**！什麼叫止觀呢？止，就是止諸妄念；觀，觀其本有的智慧。

那麼修這個止觀呢，這種法門，啊，他呀，在這個地方天氣就旱了！天氣旱呢，他就有一班的居士啊，發願要請他講華嚴經，以這個講華嚴經這種的功德呀，來祈禱啊，祈求啊，下雨！那麼很久啊，都沒有雨下了，所以呀，以講華經的功德來求雨！

在這個講華嚴經這個法會裡邊呢，每一天就有兩個老頭子來聽經；這個老頭子啊，大約，啊，樣子都有七、八十歲的樣子，啊，都是啊，手裏拿著拐杖，啊，鬍子長長的，啊，這個樣子。那麼走路啊，雖然很健康的，但是啊，每一個這個老頭子啊，就有兩個童子來呀，侍候他；來呀，照顧他；那麼常常啊，來聽經。

這個道英法師啊，就覺得這六個，啊，這六個是什麼人，也沒有人認識他們？啊，兩個老頭子、四個童子，啊，這麼樣就很奇怪的！很奇怪呀，有一天，下了法座，他就和他們談談話，說是，老居士！你是那會來的？你

在什麼地方住啊？啊，你姓什麼、叫什麼？你last name教什麼名字啊？

啊，那麼這個老頭子，就說了，說，弟子併是海神呢！說啊，這個因為和這個法師講話，他客氣，說，弟子，稱啊，自稱弟子，就是恭敬啊，法師的一種客氣話。併是海神呢！說我們都是海裡的神，啊，管著大海的，也就是龍，海龍王！因為啊，對這華嚴經，特別的愛護，所以現在有講華嚴經的道場啊，我們就來聽華嚴經！

啊，這個道英法師就說了，說我呀，這一次，講這個華嚴經啊，就為的求雨！因為天氣很久沒有下雨了，這個農人所種的田呢，都要旱死了，所以我講經！那麼我請你，既然是海神囉！現在我請你呀，啊，來做一點功德，下一點雨！那麼這個這麼樣說呀，這海神呢，就命令這兩個童子，命令兩個童子啊，叫他們去下雨去。

這兩個童子啊，啊，就像兩條蟲子似的，從窗口就鑽出去了；鑽出去啊，在這個沒有好久的時間呢，啊，就有霧了，又有這個雲呢，然後就下雨了。下雨了，那麼「遠近咸賴」，就是啊，遠的地方，近的地方啊，都得到啊，這個雨的潤澤呀，就沒有不會有這個沒有飯吃的人了。那麼這個兩個老頭子啊，啊，也就啊，向這個道英法師來叩頭，啊，「倏(尸×)然而滅」就

叩完頭就沒有了，就在這！啊，所以才說呀，海神聽而時雨滂沱。這是啊，這個道英法師的傳，有這麼一段。

093_天童迎而大水瀾漫：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1-011-130530)

「天童迎而大水瀾漫」：這是說的在隋朝的時候，有一個僧人，他叫靈幹，他在家的姓啊，姓李。那麼他隨著這個衍法師出家，也是十八歲呀，就能講華嚴經，非常聰明。因為他能講華嚴經的經文，所以呀，就在這個大興善寺啊，和很多的出家人在一起住。住啊，那有個翻譯經典的法會呀，他就做那個翻譯經典這個會裏邊的一個證義的法師，他呀，給講解，給證明，這個翻譯的道理對不對。

那麼他以後啊，就有了病了；有病啊，就死了！死了，等到啊，或者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、七天、八天的時候，他又活了！活了，他就啊，說了，他說啊，他到兜率天去了！啊，見著啊，這個兩位法師，這兩位法師啊，他以前都認識的。這兩位法師在那啊，都坐到蓮華臺，這光明啊，照耀這個世界，世界沒有這麼大的光明。他們對這個靈幹法師就說了，說啊，你給我呀，帶一封信去，就是啊，給誰呢？給我的一些個徒弟；告訴他們以後啊，都到這個地方來，都生到兜率天來。

這個靈幹法師呢，他的志願呢，是修持華嚴經，所以呀，常作這個華嚴的，**華藏世界觀！**和這個彌勒菩薩，這個**天宮的觀！**他在這個有病的，很嚴重的時候，他眼睛啊，就向上看，好像啊，就見著什麼東西似的！

這時候啊，有個沙門，這個沙門的名字叫童真，就問他，說你往上邊看什麼？答曰：「相見青衣童子啊」說我呀，啊，看見呢，穿青衣的童子，「引至兜率」引我啊，到這個兜率天去，領著我到兜率天宮去。

可是啊，這個天樂呀，天上的快樂，我知道啊，不是長久的，將來一定還要墮落到六道輪迴裏頭去；啊，所以呀，我願意生到蓮華藏的世界去！啊，我不願意生到兜率天去！說完了這話，他呀，氣就斷了，「須臾復生」再啊，沒有好久的時候他又活了！

啊，這個童真又問他，「何所見」，你方才看見什麼了？這個靈幹就說了，說我看到啊，這個大水徧滿呢，啊，各處都是水，哎！水上這個蓮華呀，好像車輪那麼大，我呀，坐到這個蓮華的上邊；所以我呀，知道我會生到蓮華藏世界去！我這一生啊，已經我的希望啊，已經滿我的希望了，那麼說完了，就又打氣又斷了。所以說，啊，天童迎，啊，而大水瀰漫，啊，這個公案。

094_講說華梵通韻：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2-012-130531)

講說，則華梵通韻，人天共遵，洪水斷流，神光入宇。

「講說，則華梵通韻，人天共遵」：講，就是講解；說，是說明；把這個聽的道理呀，由淺而深，啊，由近及遠，那麼令人明白，這講說。則華梵通韻，華，就是中國的語言；梵，就是印度的語言；通韻，韻呢，就是這個音韻，也就是啊，所說的這個言語；這個言語的音聲，音韻，相和了，這叫通韻。

這個公案呢，是在宋朝的時候，有一位三藏法師，叫**求那跋陀羅**。這一位法師啊，他是印度人，不會說中國話。他這個名字啊，翻譯過啊，叫「功德賢」，又有功德，啊，又是個聖賢；他是啊，天竺的人，印度人。

在最初啊，他學這個外道法，四韋陀典，和這個五明諸論，學這個。那麼他學的非常明白，非常的透徹。這個果護，什麼叫五明諸論呢？你一天到晚看華嚴疏鈔，又看這個佛學辭典，怎麼不查一查？唉，你以為今天會過關，怎麼樣也不會問你了！是不是？有人知道嗎？

這位啊，三藏法師，他以前呢，研究外道這個論。這個五明啊，諸論，就

是啊，這個就叫五明，不是五部論。諸論，這個諸論呢，就可以說是這個五明論，這一部論；又可以說呀，還有其它的不屬於五明的那個論，在印度啊，也有很多，所以說叫諸論。

他先研究外道啊，把外道的道理都通曉了。以後啊，他就相信佛法了。相信佛法，所以他對這個三藏經典都很有研究的。那麼先先呢，他是學這個小乘；以後啊，知道大乘啊，這個教理，是妙不可言！所以呀，他又啊，找一位大乘法師來呀，學佛法。

這個大乘法師啊，啊，教人呢，有一些個方便法門。怎麼方便法門呢？他就啊，把這個所有大乘經典的名字，好像楞嚴經啊，法華經啊，金剛經啊，啊，涅槃經啊，這所有的這個大乘經典的名字，都寫到啊，紙上。寫到紙上啊，叫他拿一個在佛前呢，拜佛，上香，然後叩頭啊，在佛前拿起一個；拿起哪一部經啊，就叫他專修哪一部經。

那麼他一拿呢，啊，偏偏就把這個『大方廣佛華嚴經』，拿起來。拿起，這個大乘法師啊，啊，就非常高興，說你呀，和這華嚴經有大因緣，哎！這個就是你一生啊，應該學習的一部經典。

那麼你們各位呀，誰要想要學哪一部經典，也可以用這個方法，啊，寫上，在佛前呢，拿起一個來，看看拿起哪一部經的名字啊，就學習那一部經。啊，不過呢，若是按著我來講呢，不要去拿哪一部經，啊，就是啊，揀大的來呀，修行；最大的經典就是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！啊，不要去啊，再另啊，選擇其它的，這是啊，最好的。

所以呀，你們各位若是願意修行這個**華嚴三昧**！就啊，學這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。他是啊，好像抽籤似的，這麼在佛前拿起來，我們自己不必抽籤了！啊，這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，他都要學這個華嚴經；啊，以前又聽過很多這法師都修習華嚴經；我們**都要發願，來呀，和這個華嚴經合而為一。**

我們這個生命，就是華嚴經；華嚴經，也就是我們的生命；我們這一生啊，就要啊，從事這華嚴這個妙理，來呀，研究這一部經。這一部經啊，啊，若有人研究這一部經，那個天龍八部都擁護你，啊，都來呀隨喜讚歎。

那麼這一位法師，他得到這一部華嚴經，就研究！研究啊，又會這個講華嚴經，講說這華嚴經。

那麼在這個元嘉十二年那個時候，(南朝劉宋文帝 公元四三五年)，他從印度啊，啊，就跑到啊，廣州來了。跑到廣州來呀，當時廣州的官呢，叫這個車朗(這個字又讀ㄅㄛˋ，又讀ㄐㄩㄥˋ)，車朗。就把這個消息呀，啊，去告訴這個當時的這個皇帝。這皇帝又派的一個特使啊，就是這官呢，來迎接，迎接這位啊，求那跋陀羅法師。在當時啊，有個南譙王，這個南譙王啊，叫義宣，啊，還有其他的這個王，都啊，就皈依這一位啊，三藏法師了。

當時因為國家的勢力呀，就請所有的出家人來呀，聚會到一起，那麼有啊，七百多僧人。七百多僧人聚會到一起了，這個南譙王啊，就想請這個師父來講華嚴經！可是這個師父啊，只會講這個印度話，不會講中國話，怎麼樣經呢？嘿！找人翻譯也找不著？那麼沒有人翻譯，於是乎啊，啊，這個求那跋陀羅法師就生大慚愧！唉！我怎麼不會中國話呢？我若會中國話，用中國話來講華嚴經，這有多好呢！

於是乎啊，他就在佛前呢，來**求觀世音菩薩**！早晨、晚間、日裏、夜裏，啊，都來啊，懺悔！來呀，很虔誠的拜觀世音菩薩，求觀世音菩薩來幫助他！默默中啊，來幫助他！那麼這麼拜呀，拜了很久，啊，大約啊，有一年多這個是子，啊！有一天，他就作了一個夢！

作夢，夢見什麼呢？就夢見呢，有一個穿著金盔金甲的神人，手裏呀，拿著一把寶劍，這把寶劍呢，在啊，一個手裏拿著；另外一個手裏啊，就拎著一個人頭，啊，拎著一個人頭！到這個求那跋陀羅他的前邊呢，就問他了，說你現在，啊！很憂愁的樣子，一點也不快樂，究竟你憂的是什麼呢？就問這個三藏法師！

三藏法師就說了，說，唉！我呀，自己真慚愧，現在有這個南譙王他們想要請我講華嚴經，我也不會中國話，這怎麼樣講法呢？啊，找一個懂印度文的人也沒有，若有人懂印度文，那麼有人翻譯也可以；又沒有人翻譯，這怎麼辦呢？所以我對這個事情啊，我就很憂愁的！

那麼這個人呢，啊！說你憂愁嗎？啊，不要憂愁啊！我來幫助你！那麼怎麼樣呢？他就把這個求那跋陀羅這個頭啊，在夢中就給割下！割下了，就用他這個手裏拿這個人頭啊，又給安到這個求那跋陀羅這個身體上邊了，給換一個頭！換一個頭，就叫他動彈動彈，啊，這麼搖搖頭晃晃，說你痛不痛啊？求那跋陀羅說，不痛啊！沒有什麼問題，啊，沒有痛。

哎，他在這個夢中啊，把頭換了，覺得也不痛，那麼這個夢就醒了。醒了之後，啊，這個奇蹟就出現了！什麼呢？他也沒有怎麼樣學習中國的話，

他就啊，把中國的語言呢，都會說了。那麼會說中國的語言，是不是把這個印度的語言都忘了呢？也沒有忘，啊，這叫華梵通韻。沒有忘啊，於是乎，啊，就來講這個華嚴經，用中國話來講華嚴經，所以這叫啊，這個講說華梵通韻。

095_人天共遵：[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3-013-130531\)](#)

「人天共遵」：這是啊，在這個北魏的時代，魏，魏朝時代。這個**勒那摩提三藏法師**，他是印度人，非常聰明，所以他啊，把印度這一切的學問他都啊，學的精通，明白。他又啊，學習佛法，他能啊，背誦一億那麼多的偈頌，佛經。坐禪的功夫，也特別好，那麼他又啊，會講華嚴經。以後啊，他就到到洛陽，到中國的洛陽。到到洛陽啊，他就**翻譯這個十地論，二十四卷**。

他這種智慧呀，是一般人不能比，所講的道理，也特別的高深微妙，不是一般人呢，所能講得出來的；他的見地，啊，也是啊，微妙不可思議。那麼所以這皇帝呀，常常請他講經；每逢講經，就是講華嚴經。有一次啊，他正在講經的時間，就來一個好像作官的人，這個人，手執著，那個作官的所拿的那個叫笏(厂×`)，朝笏，就是作大官的所用的這種東西。

到這個地方啊，就自道來意，自己呀，說自己呀，為什麼來的；就對這法師講啊，說是，天上啊，玉帝，想請啊，這位勒那摩提法師，去啊，到天宮去說法去；但是啊，天宮啊，沒有人呢，會做維那，也沒有人呢，會做這個督講；所以呀，請這個維那，到天上去幫著唱誦啊，這個偈讚，就是講經啊，唱這個讚。

所以你們，啊，誰做維那的時候，要特別呀，啊，來呀，小心！打磬啊，不要亂打！唱這個讚呢，啊，也要唱的越好聽越好！不要一唱讚的時候，就好像啊，怕醜怕醜的那麼樣子。你越怕醜，唱出來的越醜；你若不怕呢，唱出就非常好聽。這叫啊，讚佛、讚法、讚僧，讚歎三寶，啊，這樣子呢，就有功德。

那麼這個天人呢，來請這個法師去講華嚴經，說，叫他，把這個維那也帶著，督講也帶著。怎麼叫督講呢？督講啊，就是到時候啊，管著叫人都來聽經。有人不來聽經的，就要去啊，看一看，他是啊，為什麼不來聽經？因為人太多了，有的人呢，啊，或者懶惰就不願意聽經，也到那找去；有的人呢，或者睡著了，沒有聽見打板，啊，也要去看一看；有的人又或者生病了，啊，沒有來。因為人多呀，就有種種的情形，所以要一種督講法師，有維那。

那麼說這個天帝呀，因為天上沒有人會唱這個偈讚，所以維那也要請去。這個勒那摩提法師啊，就笑一笑啊，點點頭就答應了；答應了，嘿！可就不得了了！怎麼樣不得了呢？他就在這個法座上講經，就在這就圓寂了，啊，就跑了！他跑了還不算，哈！這個督講法師，和這個維那，也都同時圓寂了，啊，都跑了！所以呀，這叫人天共遵。這是這個公案。

有人說啊，我不歡喜這樣子講講經啊，那麼就圓寂了；你就歡喜呀，恐怕也辦不到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天人呢，沒有來請你去講華嚴經。你歡喜呀，想這樣子，也不容易做到的。所以呀，都要停止這個妄想好一點。

還有人說，啊，這麼樣的死法不錯，也沒有什麼痛苦，啊，到天上去講經。那麼你若是很羨慕的，就要努力呀，研究華嚴經；你把華嚴經的道理明白了，或者也有希望，啊，天人呢，玉帝呀，來請你去講經去。不過，這種的事情，都要你有真功夫，才能得到這種的受用；沒有真功夫，盡打這種妄想是沒有用的！

「洪水斷流」：這一個公案呢，是講的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。這個杜順和尚啊，他修行是非常高超，和一般人呢，不同；一般人，是同流合污。啊，好像這個修道，有的就把修道忘了，只啊，想著攀緣，怎麼樣才能把這個護法拉來他？怎麼樣才能有錢用？

這位啊，法順和尚，他就不這樣子。他以清高自居，絕對呀，不像那麼一般的那些個修道的人那個樣子。因為他啊，自己清高，所以呀，他所學的，就專學華嚴經，以華嚴經啊，作他一生的這個功課。

那麼怎麼樣證明他不攀緣呢？因為啊，他自耕自食，自己種田呢，自己吃飯；自己若不種田呢，就不吃飯。因為他不仰賴呀，這個居士。可是他自己種田呢，在這個山上種田呢，有很多的螞蟻，很多的這個蟲子，啊，這個動物，在這個山上啊，很多！那麼他呢，就在這啊，灑淨，用這個大悲水呀，在這啊，結界，灑淨。啊，然後啊，又誦念華嚴經在這。

這樣一來呢，啊，這個蟲子呢，和螞蟻呀，和這個老鼠啊，就都搬家了，啊，搬走了，不在他所種的這個田這個地方，他就有這種的感應！所以呀，他這個徒弟呀，也都很辛苦的幫他耕這個田；啊，那麼這個蟲子啊，都不咬他所種的這個田。

那麼他有個徒弟呀，跟著他十多年了，在這十多年；雖然呢，這個蟲子，不咬他這個田，他這個徒弟呀，也不覺得這是怎麼樣特別。就一天到晚呢，想了！想什麼呢？說是，唉！這跟著師父修行，修行這麼久了，這個師父啊，啊，沒有旁的本事，只是種田的本事；種田，念華嚴經，念華嚴經，種田。

啊！那麼我呀，這出家一場，我一定要去啊，拜一拜這個文殊師利菩薩！我到啊，五台山去拜文殊師利菩薩！那麼就向他師父來告假。他這個師父呢，說，你不要去了，你在廟上這修行啊，也就是和拜文殊師利菩薩是一樣的。他說啊，師父！我有這個願力，我一定啊，親身到五台山去呀，啊，拜拜啊，文殊師利菩薩。那麼他師父留他也留不住囉！於是乎啊，就叫他去拜文殊師利菩薩了！

那麼說，你去啊，正好！我有兩封信呢，啊，你給我帶去。這兩封信，一封啊，就是帶給這個青娘子；一封呢，就是帶給這個豬老母，那麼地址有。他帶著到這個青娘子這個地址了；啊，把這個信給這個青娘子，青娘子是個做什麼的呢？原來呀，在這個地方，一般人都認識她，她是一個，啊，女人！這個女人呢，常常歡喜和男人談話，啊，常常歡喜引誘男人。那麼

他把這封信給她了；她說，喔，那麼我知道了，我的工作完畢了，我要走了。就這麼說完了，啊，就死到那個地方。

他這個徒弟也不知道這個信裏說的什麼，啊！怎麼這看完信她就死了？他拿信一看，啊！原來這個信上說寫是給觀音菩薩，這個青娘子呢，就是觀世音菩薩！那麼見著這封信呢，就圓寂。那麼他還不覺悟？啊，他又去啊，給這個豬老母去送信。

豬老母啊，本來個豬，啊，很多小豬在這。那麼他到這個地方把信呢，就給這個豬老母了。這豬老母啊，啊，看見這封信呢，也就圓寂了。他又看看這封信，啊，那麼這個豬老母原來呀，就是普賢菩薩，化身呢，作一個豬，來教化眾生，給眾生說法的；看見這封信呢，也就圓寂了。那麼他，啊，這個很奇怪的，那麼他還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薩。

那麼在五台山呢，又遇到一個老年人。說，你來幹什麼？啊，他說，我來拜文殊師利菩薩！這老年人就告訴他，說，你呀，你的師父啊，就是文殊師利菩薩！你不拜你師父，你呀，捨近求遠，跑了這麼遠，來到五台山拜文殊師利菩薩！這可是啊，啊，他，這個老人，說完了這話，就沒有了。那麼他這回相信了，說，喔，原來我師父就是文殊師利菩薩！趕快回去，

給師父多叩幾個頭，啊，就往回走。

啊，走回到這個他自己這個廟上了，啊，師父也圓寂了，啊，晚了一步，師父也圓寂了。所以這個，啊，徒弟，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徒弟，不認識文殊師利菩薩。那麼這文殊師利菩薩，是誰呢？就是現在所講這一位法順和尚。這法順和尚啊，他有很多奇怪的事情，奇奇怪怪，不可思議。

那麼在當時他修道的時候啊，有一個人呢，是聾子。那麼他啊，就擺手叫這個聾子啊，到他的面前呢，他就和這個聾子談話；那麼這個一談話之後啊，啊！這個聾子就能聽得見了，就能聽見。

那麼有一次啊，他又到這個他所住的那個南邊有個山，到那個山上去；啊，過啊，有一個河；這河呀，有這個水呀，在這很大的水！那麼很大的水呀，他就啊，好像講笑話似的，啊，他說，那個水呀，要給我停止，不要流！

那麼這個水呢，也就很聽他的話，就不流了；於是乎他慢慢呢，就過去了，從這個沒有水的地方啊，就過去了。那麼他等到啊，圓寂那時候啊，他這個徒弟從很遠的路回來了，剛一進門口啊，啊，他就在那圓寂了！那麼他突地就把他葬到這個地方叫樊川北原。

那麼現在呀，還有啊，這個杜順和尚的塔，在長安南邊的那個華嚴寺。他這種啊，靈感的事情啊，非常之多，這是啊，略略的說一點點。

097_神光入宇，賢首大師：[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5-015-130531\)](#)

「神光入宇」：神光，也就是啊，光明，也可以說是祥光，也可以說是瑞光。這是說的誰呢？這是說的也是華嚴宗一個祖師，就是賢首大師！賢首大師啊，他啊，俗家姓康，是康居國的人。最初啊，他的母親，在夢中啊，見到有一道光明，到她這個房子裏邊來，那麼於是乎啊，就有孕，有這位賢首大師。

這位賢首大師，他一生出來的時候，就與眾不同。怎麼樣不同呢？當時他家裏本來沒有佛像，他就啊，用這個泥呀，來造佛像！專造佛像啊，來玩！啊，早一個佛像，他就叩頭，就拜！那麼天天都是造佛像。有人問他，說，你為什麼要造佛像呢？啊，他就啊，告訴人，說，因為呀，**佛對眾生的恩呢，比天也高，比海也深！**啊，所以呀，我們生生世世都應該造佛像，來拜佛，學佛法。

那麼以後啊，啊，他到十七歲的時候，就出家了。出家，他父親也哭，是

母親也哭；啊，父親也不歡喜他出家，母親也不歡喜他出家。那麼但是啊，他就問他父親、母親，說人，啊，我現在出家，你捨不得；假如我今天要死了呢，你又怎麼辦呢？他媽媽、和爸爸一聽，啊！要死，就沒有法子了，要死就沒有法子了。他說，那麼我死你沒有法子留我了，我現在出家，那麼這你還能看見我，溺為什麼捨不得呢？父親、母親呢，也沒有什麼話講了，啊，就隨他出家去了。

隨出家去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父親、母親呢，因為啊，對這個兒子最捨不得，他出家去啊，啊，他們倆個就都病了，想的，啊，病了！病了以後，就告訴他，啊，病的很厲害！於是乎啊，那麼他又回到家裡來；回到家裡來呀，就侍奉他父親、母親，在家裡啊，啊，來給他，啊，煎湯煲藥啊，用這個藥啊，來給他父親、母親治病；他自己呀，那麼就很盡心竭力的這麼樣來侍候父親、母親。

那麼大約有一年多呀，啊，一年多的時間呢，以後啊，聽見呢，啊，有人在這個雲華寺啊，那講華嚴經！那麼他父親、母親在這個時候，病也好一點了；他就去啊，到這雲華寺，聽這個儼和尚，在那講華嚴經。可是啊，到這來的時候啊，就在晚間，他又見到啊，這個光明了！光明啊，來把他所住的那個院子，啊，都照的光明，啊，好像白天一樣。

那麼這個賢首大師啊，啊，就說了，說，啊，這種光明來呀，這一定有一個聖人呢，聖人呢，發大願力在這弘揚佛法！等到第二天，他就見著啊，這個儼和尚。那麼見到之後啊，他就在這個親近儼和尚，在這啊，修行，學華嚴經。那麼親近這位法師，學華嚴經，在這個華嚴三昧，這種重重無盡這種境界，啊，他又見到光明，到他所住的這個地方。

那麼有很多人呢，看見這個光明啊，就是從這個賢首國師的口裏呀，出來的；到了空中呢，就變成寶蓋，所有的人呢，都覺得非常奇怪。那麼在這個賢首國師啊，他這一生的裏邊，常常啊，見到光明，那麼見過很多次，所以才說呀，神光入宇。

[098_良以一文之妙，攝義無遺：華嚴懸談卷二十五](#)

[Door08_016-016-130531](#)

「良以一文之妙，攝義無遺」：這是說的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就每一個字啊，都有無量無邊的這種妙義！那麼一個字既然有無量無邊的妙義，那麼一文，一文呢，就是一句，一句這個經文，這一句的經文，更啊，包括無量無邊，無窮無盡這麼多的妙義；也正是啊，所說無盡重重，重重無盡，那麼這種極廣大，盡精微這個道理，是沒有啊，方法，把它說完了

的。

所以在這個普賢菩薩，對這個善財童子就說了，他說呀，我這個大法門海呀，沒有一文，沒有一句；啊，可是啊，這種的法門，不是你呀，捨棄了轉輪聖王這個位所能得到的；我這大法門海，也不是你呀，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捨棄了，都布施了，所能得到的，所能獲得。

所以呀，這種的法門，啊，就是一文，也攝義無遺，啊，所包括的這個義理呀，沒有窮盡那麼多，啊，沒有法子啊，可以用這個算術譬喻來呀，說明白它的，這是啊，一文之妙，攝義無遺。

「一偈之功，能破地獄」：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是說呀，就是這華嚴經這一個四句偈頌，它這種的感應道交這種的力量，也是啊，不可思議的，能啊，把這個地獄變天堂，啊，火湯變成蓮華，有這種啊，**破滅地獄的功能**。

這個公案是在呀，這個以前，有這麼一個人呢，他是啊，長安的人。那麼這個人呢，姓王，叫王明幹。這個王明幹呢，本來是個出家人，因為當時啊，這個出家人，也沒有什麼系統，也沒有什麼組織，所以呀，就雜亂無章的。有的人呢，姓釋的(就是釋迦牟尼佛那個釋)。有的人呢，又姓竺的(就

天竺的那個竺)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又姓佛的，啊，就是啊，(釋迦牟尼佛這個佛)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就姓他自己那個姓。好像杜順和尚，本來叫法順，那麼一般人都知道他俗家姓杜，所以叫杜順和尚。

那麼這個和尚呢，他的爸爸就姓王，所以他就啊，啊，還是姓王；就因為他糊裡糊塗的，也不明白佛法，隨隨便便就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了，人家吃飯，他也吃飯；人家喝水，他也喝水；啊，人家在幹什麼，他也幹什麼。啊，就是啊，自己沒有主宰，也不知道修行什麼法門好；所以他看見人喝酒，他右喝酒；看見人吃肉，他也吃肉；啊，看人家抽香菸，他說，哦，這個戒律裡也沒有戒香菸，所以他也就抽菸，啊，就不守戒律。

啊，雖然出家呢，啊，「名雖出家，心不染道」心裏啊，和這個道不接近，啊，那麼不修行。不修行啊，一天、兩天可以不修行啊，時間久了不修行就會有了問題了，有了危險了！啊！什麼危險呢？無常鬼就來了！來了，啊，就把他拿到啊，這個地獄裡，地府去了，拿到地府，地獄去。

拿地獄，他在這個地獄門呢，在那個閻羅王的那個寶殿呢，啊，前邊就遇著一個菩薩！遇到這位菩薩是誰呢？就是地藏王菩薩！地藏王菩薩就說，喔！明幹大法師，你可來了，啊！你認識我嗎？我在以前呢，啊，和

你都在一起修行過的，不過你現在到這來了，啊，我以前勸你持戒，你也不持戒；勸你戒酒，也不戒酒；戒肉，也不戒肉；啊！你現在到這來了！

那麼我們以前是老同參，是在一起呀，啊，修過道，所以呀，啊，我發願呢，如果你墮落，我一定要度你，我發過這麼願！那麼現在呀，我也沒有旁的來幫助你，你可以呀，現在學一首偈頌，啊，學一首偈頌；你能念這首偈頌啊，就啊，會有辦法，等一等你見閻羅王啊，啊，你就不會受什麼罪！

王明幹這時候一聽，啊，「如饑得食」好像啊，餓的人呢，得著飯吃了似的。「如渴得飲」好像那渴的人呢，得著水喝了似的。啊，「如貧得寶」好像那個窮人呢，得到無價寶了一樣。「如溺得舟」好像啊，在那個船上啊，在那海裡呀，就來淹死了，遇到一條船，啊，這如溺得舟。啊，「如暗得燈」好像啊，在那黑暗的地方啊，得一個光明的燈一樣。

說，那以前我真不知道啊，這個念經有什麼好處，所以我一句我也記不住，啊，我不能，所有的經咒啊，我都背不出！現在，啊，你告訴我了，我一定要把記住它！

地藏王菩薩就教他，說是啊，你聽著，什麼呢？『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當如是觀，心造諸如來。』說啊，你就念呢，這四句偈頌；等一等你見閻羅王啊，他就不會跟你發脾氣了，閻羅王啊，就會對你很高興！

王明幹，啊，這時候啊，聞著不燒香，著急抱佛腳了！啊，現燒香，現念佛！於是乎啊，就特別注意！啊，什麼？頭一句是什麼？啊，你可以告訴我了，地藏王菩薩說，若人欲了知，喔；第二句呢，啊，三世一切佛；那麼第三句呢，應當如是觀；他就應當如是觀；心造諸如來。那麼又念誦了幾遍，啊，你等一等，我念給你聽，你看對不對？他說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當如是觀，心造諸如來，那麼念了幾遍。

地藏王菩薩說，啊，不錯，你呀，還記住了，那麼就好了，地藏王菩薩走了。走了，他就進這個閻羅寶殿了！閻羅王這個寶殿，進，到那個地方，閻羅王一看見這個王明幹是個出家人，頭光光的，身上還披著這個袈裟，啊，說，你是個出家人嗎？王明幹說是的，我是個出家人；被閻羅王這種威德把他嚇的說話甚至於就都不會說了。

閻羅王就又問，說你在生既然是出家人，那麼你都用的什麼功夫啊？王明幹說，我...我...我不...不會用功夫，但是方才有一人教我念一首偈頌；啊，

那麼閻羅王說，什麼偈頌啊？你記得嗎？念來聽聽！當面就試驗，當面就考試，啊，像叫果護講經一樣的。

啊，說是，他就想了，說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當如是觀，心造諸如來，啊！他這念呢，他這口裏就有光，念一句偈，就放一道光出來！這光啊，啊！所有地獄當時啊，誰聽見他這個偈頌啊，就都離苦得樂了！啊，不單他沒有罪了，而且，啊，他念那個偈頌啊，地獄的這些惡鬼、畜生啊，地獄裡這些眾生啊，就都得到好處了。所以這叫啊，一偈之功，能破地獄。

閻羅王看他有這麼大的神通，這麼大的本領，說，啊，老同參，你不要客氣囉！現在你還回去囉！啊，你壽命啊，再多活二十年。啊，以後這個王明幹呢，果然又多活了二十年。

099_盥掌之水，尚拯生靈：[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7-017-130531\)](#)

「盥掌之水，尚拯生靈，故讀誦思修，功齊種智」：盥掌啊，就是洗手。早起啊，洗手、漱口，這叫盥漱。盥掌，因為修道啊，這個手，常常啊，執持經典，所以必須要啊，清淨，必須要乾淨。每逢去大、小便，便溺，一定要啊，把手洗乾淨了，然後啊，再執持這個經典，再摸這個經典；不

可以呀，用這個穢手，來呀，讀經。穢手，就是啊，這個手不洗乾淨了，你就啊，去拿這個經典來讀，這是啊，不恭敬。所以每逢到啊，廁所之後，一定要把這個手洗乾淨了。

這是啊，在這個師子國，師子國啊，據考察就是現在的錫蘭，有這麼一位啊，這個比丘，叫僧伽彌多羅。僧伽彌多羅呀，這位法師，專呢，修這個禪定，研究般若，對般若經，他非常有研究。他知道中國呀，有這個聖賢，他要到中國去vacation，去玩一玩。那麼到中國，當時啊，是這個麟德初的時候，他就到了中國了。中國當時的皇帝呀，非常歡迎他，非常的尊重他，就把他請到皇宮裡呀，啊，供養有一年多。

啊，因為他是一個印度的法師，在中國當時啊，雖然有佛法，有出家人；因為遠來的和尚會念經，啊，當地的和尚啊，啊，他們認為都是很普通的。這從印度來一個法師，喔！這是不得了了！這是大德呀！這是高僧啊！並且這位啊，僧伽彌多羅也真是大德，真是高僧，他已經啊，證到三果了，證到三果的阿羅漢。

這個皇帝供養他一年多，大約每一天吃的也最好的，起士，牛奶，什麼東西都管飽吃，吃一年多，他也吃的不再愛吃了，怎麼辦呢？不在這受供養吧！

又出不去，啊，不能走；在這受供養吃的太好了，簡直這是太折福了；於是乎他就想一個方法，就說要朝五台山，去啊，見文殊師利菩薩去。

皇帝一聽，他要去朝五台山這是不能留的，這是名正言順，很正確的這個理由啊，所以呀，皇帝也就答應他去朝拜五台山呢，去這個找文殊師利菩薩去。他也到五台山呢，朝拜，朝拜了五台山呢，南台、北台、東台、西台呀、上台，下台呀，左台、右台、前台、後台都朝了一個夠，總而言之有多少台他拜了多少台。啊，那麼拜完了，就住在一個太原寺。

偏偏這個太原寺裏邊呢，有一些和尚正在那念經呢！念經，這個印度人雖然證三果，但是他不懂中國話，也不認識中國字，就問這些個法師在這念的什麼經？這些個法師對他講，啊，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！

啊！他一聽說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他就趕快這麼合起掌來，就向這個經就跪著，跪到經的前邊就念，「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，華嚴海會佛菩薩」就這麼念，念了大約有兩個鐘頭的樣子；然後啊，那麼就對大家說，啊，說，我想不到這個五台山這地方也有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經的功德呀，真是不可思議啊！

在這個印度人人都知道，啊，人人都啊，知道這個公案。你誦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啊，就是你常常誦念這個經，這一部經啊，你去洗手去啊，洗手這個水呀，那個螞蟻呀、蟲啊，沾到這個水上就立刻就死了。啊，死了，那麼又有什麼好呢？啊，當時死了就生到天去！這個螞蟻，蟲蟻呀，無論什麼，沾到這個水呀，啊，那麼它死了就生天，生到天上去，作天主去。

那麼所以呀，這才說，盥掌之水，尚拯生靈。故讀誦思修，讀，就是啊，對著本這念，這個叫讀；誦，不要這個本子，這叫誦，能背的出這叫誦；思惟，你想這個意思。功齊種智，這個功德呀，啊，就和這一切種智的功德呀，是一樣大的。

[100_宿生何幸，感遇斯文：\(華嚴懸談卷二十五Door08_018-018-130531\)](#)

那麼清涼國師就說了，說，「宿生何幸啊，感遇斯文」：說我呀，啊，澄觀呢，在前生啊，太幸運了，因為前生我修道啊，相信華嚴，所以呀，啊，前生就啊，研究華嚴經，啊，今遇斯文，我現在呀，才又遇到這華嚴經。你們想一想，這個，你們各人呢，都可以把這兩句話當為自己來講！

你說，啊，我果護宿生何幸啊，今遇斯文呢！

啊，我果詹，啊，宿生何幸，今遇斯文！

啊，你們看，你們現在，方才來學習佛法，就遇到講華嚴經的。在中國的法師有的，這一輩子，也遇不著一個講華嚴經的法師。啊，果逸、果修、啊，果普，你們都應該呀，把這兩句啊，這個疏文呢，當為自己，說是啊，我果逸宿生何幸，今遇斯文！其事跡昭彰，備於傳記。

啊，妳看，你若這麼樣一想，妳就高興，說，哎呀，我一定是啊，啊，是一個大法師來的！又我一定啊，是一個大法師啊，不會修行，今生來做比丘尼。啊，那個，一定說，喔，我前生一定是一個比丘尼，今生來做個比丘，啊，這真是不可思議！噢！那麼我現在呀，要好好用功修行了！

有的在家居士啊，本來前生是出家人來著，今生迷了，啊，就想要出家也出不了了，啊，想要出家也拔不出腿來。有的，啊，是比丘，做了居士；有的居士，做了比丘；啊，現在遇到這個，今遇斯文了；斯文是哪個文呢？就是這個華嚴經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現在我們遇著啊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一部的經文。

「其事跡昭彰啊」：這個華嚴經的靈感呢，微妙不可思議的境界呀，「備載傳記」：備於傳記，就是備載傳記，就在那個所有的這個華嚴論呢，或

者華嚴靈異記呀，或者呀，每一位法師的傳記呀，都載的很多，啊，很完備的；你若不怕多，就可以去啊，找那些個經、律、論來看，那就是多得很，恐怕比這華嚴經還多！